菽園雜記（二）
觀瑣言并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菽園雜記

二

陸容撰

菽園雜記卷十

予未第時。未嘗作詩餘。天順己卯。赴會試。夢至一寺。老僧出卷求題。予爲一闋與之。既覺。猶記其末云。片白雲人留不住。一坐湖山人移不去。翠竹吟風。蒼松積雨。此是怡情處。及下第歸。讀書海鹽。詩僧文公出白雲窩卷求題。宛如夢中。癸未會試。嘗夢人贈詩云。一篙春水到底渾。入指不見波濤痕。靜鏖塲。我開天門。至期。貢院火。蓋術家有霹靂火之名。而到底渾不見痕。如其兆矣。成化癸巳初入職方夢詔李閣老題其壁云。浴日青山雨。文天碧海霞。臣言甘主聽。騎馬夜還家。戊戌在武庫時。夢爲小詞云。風剪剪。花枝偃。鈴索一聲驚臥犬。可人期不來。半窗明月珠簾捲。乙巳居憂時。夢爲一詩云。海中種珊瑚。遠意爲兒女。十年失採掇。一枝遽如許。俱未解其何謂也。

郊壇天地合祀。自唐宋已如此。而制度有不同耳。唐合祭非定制。宋南郊北郊。各有壇壝。每歲祭天。凡四舉。如祈穀大雩之類。皆不合祭。惟冬至合祭天地。三年一舉耳。本朝無北郊。每歲孟春。天地合祭於南郊。名天地壇。壇上又有大祀殿。以爲行禮之處。聞議禮之初。高皇以義起之。儒臣莫能奪也。宋朝最多名臣碩儒。而其制禮。亦多難曉。如祭天於圜丘。而從以五方之帝。則凡本乎天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感生帝之祭。感生、謂如以火德王。則祀赤帝也。祭地於方澤。而從以嶽鎮海瀆。則凡麗乎地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神州地祇之祭。卽京畿土地也。程子嘗言。既祭社。則城隍不當祭。不知於此等大處。何獨

無議論。抑嘗有之而莫能回邪。

嘗讀召南至野有死麕一詩。以其類淫奔而疑之。然以晦庵先生之所傳注。不敢妄生異議也。近觀王魯齋二南相配圖。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蓋魯齋以二南篇名各十一篇。召南之甘棠爲後人思召伯而作。何彼穠矣爲王風之錯簡。野有死麕爲淫詩。皆不足以與此。其大意以爲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其所刪者。容或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於是配以爲圖。其見亦卓矣。使魯齋生於晦庵之時。得與商確。能不是其言乎。甘棠何彼穠矣二篇。則非予識所能到也。

醫書言瘦人驟肥。肥人驟瘦。皆不久同年辭爲學登進士時。體甚肥。及爲御史。忽爾瘦削。未幾。公幹鄖陽。一疾而歿。聞歿時。身軀縮小如十餘歲小兒。此尤可異也。

徐州百步洪。呂梁上下二洪。皆石角巉巖。水勢湍急。最爲險惡。正統間。漕運參將湯節建議於洪旁造閘積水。以避其險。閘成而不能行。遂廢。成化六年。工部主事郭昇、鑿百步外洪翻船石三百餘塊。又鑿洪中河道。累石修砌外洪隄岸一百三十餘丈。高一丈八尺。主事謝敬修砌呂梁上洪隄岸三十六丈。闊九尺。高五尺。下洪隄岸長三十五丈。闊一丈四尺。高五尺二十一尺。主事費瑄修砌呂梁上下牽纜路若干丈。皆便民美蹟。而三人皆遭謗議。遂至坎坷。蓋志於功名者。多不避小嫌。無所建立者。輒生妬忌。當道者不能察。則輒信不疑。而廢棄及之。知巧者遂有所懲。而因循歲月。雖有當爲之事。一切遜避。以免謗議矣。嗚呼。仕道之難如此夫。

王忠肅公翺一日入內府。主事某從至左掖門。附名。主事書云吏部尚書王。主事某入。忠肅叱之云。汝知敬我。不知敬朝廷邪。君前臣名。汝不聞乎。使書名而入。立候東閣下。主事在左順門旁。與一舊識內豎談笑自若。公遙見之。呼主事問曰。曾讀論語鄉黨篇否。主事以曾讀對。公曰。過位色勃如也。如何說。此地豈是你嬉笑之所。後生如此輕薄邪。蓋奉天門御榻在焉。左順去奉天不遠。故忠肅云。然其敬愼如此。忠肅之謚。可無愧矣。

憲宗皇帝受終日。英宗遺言。免用宮嬪殉葬。此最盛德事。故憲宗賓天。亦有命不用遵先訓也。於戲。英宗一言。前足以杜歷代之踵襲。後足以立萬世之法程。自黃鳥興哀之後。僅見此耳。豈非不世出之明君哉。

宋朝臣寮受恩典者。皆上表謝恩。凡上尊官皆用啓。故當時有王公四六語、四六嘉話等書。大率駢麗之文。褒諛之語。其於治體無補。本朝表箋。皆有官降定式。惟每科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表。及公侯伯初封謝恩表。出自臨時撰文。上朝廷封事謂之奏。上親王謂之啓。亦皆直陳其事。不用四六體。是以文臣文集中。無作啓者。去華就實。存質損文。亦士習一變也。前代公移多繁文。洪武初。亦有頒降芟繁體式。職方掌邊務。覆奏封事頗多。事必引援經史。斷以大義。比諸司章奏。稍涉文墨。蓋故事因襲如此。至何行宜掌司時。一奏之中。引經大半。而處置事體處。反欠精神。人頗厭之。予竊以爲邊方有事。只須斟酌事體。非賣弄文學時也。故凡覆奏本。止是就事論事。不急繁文。一切損之。惟本部有所建明。及評議議事

條件。應引經史者。略引爲證。庶使詞理簡明。盡對君之體。聞天順間。職方奏內引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一兵書抹去乃其有備四字。云何用如許字。該司云。此經句。不可去也。兵書以輕薄叱之。諸司聞之。以爲笑談。

車字昌遮切者。韻書云。輿輪之總名。今觀凡器之運轉者皆謂之車。則車字有轉運之義。如桔槔汲水曰車水轆轤。挽舟過堰曰車壩。紡紗具曰紡車。飛穀具曰風車。繅絲具曰繅車。坑者斂繩具曰線車。漆工漉漆具曰漆車。規工曰車旋。皆以其有機軸。能運轉也。至於沸油者曰油車。梳工製梳。骨角工製簪。亦皆曰車。此未可曉。

兵部選官後。武選司官必於內府貼黃。所貼有內黃外黃。舊官新官。各有黃簿。每官一員名下。註寫功陞世次。會同尙寶監、尙寶司、兵科官於奉天門。請用御寶鈐記。外黃印綴監收掌。內黃送內庫銅櫃中收貯。後遇襲替官選簿迷失者。與赴內府查外黃。外黃可驗則已。如或不明。查內黃。其愼重如此。今軍職多不知自重。如在京衞所官犯罪備招送武選查例發落者。無日無之。往往有罪大惡極。非人所爲者。故予嘗謂不觀貼黃用寶。不知軍職之所以重。不觀法司招議。不知軍職之所以輕。

成化末年。患京師多盜。兵部尙書余公議欲大索京城內外居民。予嘗以曹參告後相獄市幷容之說止之。公不聽。語人曰。陸郎中書本子秀才耳。乃奏差科道部屬等官五十員。分投街巷。望門審驗。時有未更事者。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爲盜。悉送繫兵馬司。一二日間。監房不能容。都市店肆傭工。皆聞風匿

避至閉門罷市者累日。騷擾之謗漸聞禁中。公始悔之。早朝時。途中有拋擊甓石者。公益懼。乃促畢事第令五兵馬司造册復命而止。徒爾擾下。無補於治也。一日公語劉時雍云。陸郎中向以曹參事止我。我嘗笑其迂。今乃知古人誠有見。後人莫能出其範圍也。

南方寺觀及人家庭院中多種芭蕉。但可資觀美而已。實無所用。或以其葉代荷葉。襯蒸麪食。然婦人有癥瘕及血氣病者。感其氣則益甚。是亦不可用也。聞豬瘟者。以其根飼之。魚泛者。以其榦剉投池中。則已。未之試也。

蕎麥之蕎。韻書無之。本草有之。蓋宋人所增耳。道藏中有藥石爾雅一卷。乃唐元和間梅彪所集諸藥隱名。以粟黍蕎荍麥爲五芽。則此字之來亦久矣。

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然有面從於一時。而心違於身後者數事。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韻是已。洪武錢民間全不行。予幼時嘗見有之。今復不見一文。蓋銷毀爲器矣。寶鈔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貫僅直銀三釐。錢二文。民間得之。置之無用。大誥、惟法司擬罪。云有大誥減一等云爾。民間實未之見。況復有講讀者乎。洪武韻分併唐韻。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內依其筆畫而已。至於作詩。無間朝野。仍用唐韻。

江西一遊士善異術。上官多禮貌之。按察某副使獨不信術士。欲自見。請以術爲戲。許之。乃剪紙爲二刀。作法戲之。二刀即飛起。交舞於前。冉冉近副使。副使端坐不動。俄而撲其面。副使以袖拂之。術士乃收

乃而去。但見副使雙眉已削去矣。遣人捕治。不知所之。聞之姜恆頫進士使江西云然。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方贄均兩浙雜稅。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贄以爲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爲王民。豈宜復循僞國之法。上從其說。故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定式。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有子五。皐、準、覃、鞏、罕。準之子爲丞相。其他亦多顯。豈惠民之澤歟。出紹興志。

馬尾褁始於朝鮮國。流入京師。京師人買服之。未有能織者。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以後武臣多服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體虛耄。取觀美耳。閣老萬公安冬夏不脫。宗伯周公洪謨、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駙馬至有以弓弦貫其齊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宏治初始有禁例。

憲宗朝。未嘗輕殺人。末年殺二人。於人心最痛快。游民王臣者。以幻術游貴戚之門。嘗從太監王敬江南公幹。所過需索財物。括掠玩器及諸珍怪之物。不勝騷擾。事發棄市。傳首梟於蘇州等處。百戶韋瑛者。嘗爲太監汪直羽翼。生事害人。人皆怨之。直敗。調任口外。然其害人之心未已也。嘗掩捕百姓十餘人。械送京師告變。上命會官鞫之。則皆誣也。蓋瑛媒蘖其狀。欲藉此以立功耳。反坐棄市。梟首於其掩捕之地。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溪。台州之黃巖。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爲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

家子不恥爲之。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

其賤爲婦人者。名粧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態。往往逼眞。士大夫有志於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絕之。

俞漢遠、上虞人。能詩畫。嘗膺保舉。寓京師時。吏部郭尚書知其能畫。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冢宰人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子何獨不往。漢遠曰。吾以應薦而來。今往爲之畫。使他日得美除。人將謂以畫得之。卒不往。後卒旅邸。貧無所蓄。鄉人裒金爲斂之。近有鍾欽禮者。亦上虞人。善畫山水。以上司多好其畫。輒以此傲人。無何。依託官府聲勢。詐取人財。事露。問發充軍。間有持其畫奉予者。予曰。屋壁雖陋。不掛贓金賊畫也。古人看書畫。一要師法古。二要人品高。人品不高。雖工亦減價矣。吾鄉張節之先生見人收蓄黃廉使翰草書。卽令裂去。云好人家却收此人筆跡。其疾惡如此。

杭州府每歲春秋祭先聖及社稷、山川二壇。皆布政司官主之。如先聖固天下之所尊。而二壇神位。明有府社府稷。本府境內山川及城隍主名。知府却不得主祭。布政司統十一府。却只作所治處一府祭主。此等禮制。頗有窒礙。不知當時儒臣議禮。何以慮不及此。

大明一統志。卽景泰間修而未成者。天順間始成之。初修時。學士錢原溥爲副總裁。嘗欲志戶口。而李文達以戶口戶部自有數。慮傷繁而止。按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是民數朝廷之所重也。苟在所當志。何傷繁之慮邪。如以此爲戶部有數而不志。則內外文武諸司之設。吏兵二部有數。學校寺觀。禮部有數。皆將不必志邪。文達既自用。而彭呂諸公又皆務爲簡重。不相可否。故此書之成。不但戶口之登

耗無徵而已。

浙江各府縣布政按察分司在府城者。大率規制如一。在各縣者。按察分司多宏敞整麗。布政分司多狹隘朴陋。初疑按察能糾察官吏貪汚者。懼致罪而然。後至各府縣。徧覽志書。見按察分司。皆建自洪武間。布政分司。至正統七年以後始有之。乃得究知其所以然。蓋國初糾察諸司。讞審庶獄。在內從各道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處分。其時御史建員未廣。有事則奉命而出。事竣卽還。巡按亦未有專官。故按察之官。職專而權重。今分巡官各有印章。此可見矣。其後分遣御史巡按外藩。按察之體勢由是始輕。且御史所至。更無察院。每止宿按察分司而已。分司旣褻於經畫官府之初。則廣狹豐儉。得以如意爲之。故其規制多寬廣。又以御史所寓。禮宜致隆。故有司以時修飾。而華美中度。布政司職理民事。非奉部符不出至宣德、正統以來。添官稍多。始議置分司。且其地率多卽官府棄地爲之。故規制不能如意。又分守官按臨。不過信宿而去。故有司忽之。而修葺怠焉。此蓋理勢使然。非有意而優劣之。故虛心觀理。則理無不燭。疑心待人。則人鮮無過。有官君子。不可不知也。

今府州縣戒石銘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本蜀主孟昶所作。全文二十四句。本名令箴。宋太宗愛之。摘此四句以刻石。更今名耳。近見紹興察院石刻。高宗題其下云。近見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厭宋德也。云云。後有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權邦彥。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諸

軍事呂頤浩等跋語以爲五代之餘遺民赤子新去湯火太宗皇帝哀矜撫綏寄在守令乃發大訓垂諸庭石云云高宗暨其臣皆直以爲太宗所自作誤矣昶全文二十四句詳見蜀志幷吏學指南

幼嘗入神祠見所塑部從有袒裸者臂股皆以墨畫花鳥雲龍之狀初不喻其故近於温台等處見國初有爲雕青事發充軍者因詢問雕青之所以名一耆老云此名刺花繡卽古所謂文身也元時豪俠子弟皆務爲此兩臂股皆刺龍鳳花草以繁細者爲勝洪武中禁例嚴重自此無敢犯者因悟少年所見卽文身像也聞古之文身始於島夷蓋其人常入水爲生文其身以辟水怪耳聲教所暨之民以此相尙而傷殘體膚自比島夷何哉禁之誠是也由是觀之凡不美之俗使在上者法令嚴明無有不可易者彼以爲民俗在所當順或以爲政事當先所急而不爲之所者皆姑息之政也

嘗聞胡地草皆白色惟王昭君葬處草青故曰青塚朱温弑唐昭宗於椒蘭殿前血漬地處今生赤草岳武穆墳樹枝皆南向前二事皆不可見岳墳嘗往拜謁南枝之樹乃親見焉

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爲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乃如告身非誥勅卽今文憑類也嘗於南京吏部見國初新選官皆給黃紙印本符一通疑卽告身之遺意文憑乃後來所更定主意在關防姦僞耳故到任卽繳上之

曹娥碑後漢上虞令度尙字持中立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撰蔡邕題其陰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古碑已

不存。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軍州事蔡卞重書。碑在今廟中。又有後人臨篆八字。其石方三尺許。已破裂不全。世傳曹操與楊修讀碑陰八字。未達。修欲言而操止之。行三十里。操始悟。由是忌修。斬之。或謂操未嘗至越。安得此事。竊意操所謂讀。非必廟中之碑。殆楊本流傳它處者耳。其言修以是被斬。則非也。蓋修素與曹植相善。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魏武甚怒之。既慮終始之變。以修素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之。註謂以交搆賜死。是也。語在陳思王傳。觀此。則修之死非爲讀碑明矣。

莫月鼎像。吳門省鑑沈文明寫其自贊云。雷霆散吏。閒應世緣。若造此道。先天後天。丙戌上元月。鼎自贊。此像今在予家。曾伯祖諱可山。當元季之亂。棄家爲道士。嘗從月鼎學五雷符水法。遍遊江湖。後歸老。歿太倉長生道院。此像之所自來也。月鼎本湖州人。歿於蘇州。蘇湖志皆載其事。宋學士景濂嘗爲立傳。予近裝潢成軸。備書二郡志所載及宋傳於上。以爲家藏云。

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自鈔錄。聞五經印版。自馮道始。今學者蒙其澤多矣。國初書版。惟國子監有之。外郡縣疑未有。觀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統間。書籍印版尙未廣。今所在書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於前已。但今士習浮靡。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所刻皆無益。令人可厭。上官多以餽送往來。動輒印至百部。有司所費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佔畢而不得一見者多矣。嘗愛元人刻書。必經中書省看過下所司。乃許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議及者。無乃以其近

於不厚與

毘陵翟顏二生素交厚。每相會輒談及國事。一日。顏書其所志以示翟。言頗不謹。既而自悔。急遣人追索。翟已執之爲奇貨矣。後顏登第。爲京職。翟每從假貸。卽應之弗吝。人以顏爲仗義。而不知爲其制也。一書記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往謁之。與談天下事。稼軒酒酣。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同甫夜料稼軒酒醒必悔。必殺己以滅口。乃逃去。月餘。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古今人事。固有偶同者。然同甫平生自許甚重。其亦爲此耶。

菽園雜記卷十一

國初各布政司府州縣祭社稷風雲雷雨山川等壇以守禦武官爲初獻文官爲亞終獻洪武十四年定以文職長官行三獻禮武官不令與祭禮官之議大抵謂有司春祈秋報爲民祈福文官職在事神治民武官職掌兵戎務專捍禦古之刑官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武官不令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然當時但言社稷等神而不及先聖此固主春祈秋報之說豈不以報本於先聖者不當以是拘抑豈不以古者出師受成釋奠皆必於學故略之耶宣德乙卯各處軍衞俱得設學春秋二祭皆武官主之學官分獻而已使當時議禮者兼先聖廟祭而言則今日武官主祭與禮制悖矣此等事本出偶然然亦若預爲之地者誠可異也

琅邪郡名韻書云今沂州一曰滁州當以沂州爲是齊景欲遵海而南放於琅邪是也滁州乃山名耳韻書誤矣

家有化書一册云宋齊邱撰宋學士景濂諸子辯云齊邱子六卷一名化書世傳爲僞唐宋齊邱子嵩作非也作者終南山隱者譚峭景昇齊邱竊之者也後見一書有云景昇因游三茅道過金陵見宋齊邱出化書授之曰是書之化化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後世齊邱以酒飲景昇虐之盛醉以革囊裹景昇縫之投深淵中奪此以爲己書作序傳世後有隱者漁淵獲革囊剖而視之一人鮹睡囊中漁者大呼

乃覺。問其姓名。曰我譚景昇也。宋齊邱奪我化書。沈我于淵。今化書曾無行乎。漁者答曰。化書行之久矣。景昇曰。化書若行。不復人世矣。吾睡此囊中。得大休歇。煩君將若囊再縫。而復投斯淵。是亦願望。漁者如其言。再沈之。齊邱後爲南唐相。不得其死。宜哉。此記齊邱奪書頗詳。而似涉怪誕。化書、道藏中亦有之。云眞人譚景昇撰。沈淵事若信有之。景昇其所謂眞人耶。

嘗聞一醫者云。酒不宜冷飲。頗忽之。謂其未知丹溪之論而云然耳。數年後。秋間病利。致此醫治之。云公莫非多飲涼酒乎。予實告以遵信丹溪之言。暑中常冷飲醇酒。醫云。丹溪知熱酒之爲害。而不知冷酒之害尤甚也。予因其言而思之。熱酒固能傷肺。然行氣和血之功居多。冷酒於肺無傷。而胃性惡寒。多飲之。必致鬱滯其氣。而爲亭飲。蓋不冷不熱。適其中和。斯無患害。古人有温酒暖酒之名。有以也。

宋祥興二年己卯。元主忽必烈滅宋。大興彼教。任番僧拊迂等。滅道教。十月二十日。盡焚道藏經書。是日。火焚其廟。憫忠等寺一十三處。其徒被火焚死者八十三人。雷震死想埋等一十九人。及張伯淳、王磐等五人。北方奉彼教者。以非時雷震爲懼。每年至是日。拜天謝過。出歲時類紀。此事若信有之。神異甚矣。但恐是道家者流附會之說。

今人以正五九月。新官不宜上任。俗吏信之。而見道明者固不忌也。或云。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應祀神壇。必用宰殺。故忌之。今人多不知其原。遂有吉凶禁忌之疑。此說有理。然其事非始於宋。始於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天下每年正五九月。並不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意者

宋因之而益嚴耳。詳見揮麈新錄。

古稱肩輿、腰輿、板輿、笋輿、兜子。卽今轎也。洪武、永樂間。大臣無乘轎者。觀兩京諸司儀門外各有上馬臺。可知矣。或云。乘轎始於宣德間。成化間始有禁例。文職三品以上。得乘轎。四品以下乘馬。宋儒謂乘轎以人代畜。於理不宜。固是正論。然南中亦有無驢馬雇覓處。縱有之山嶺陡峻局促處。非馬驢所能行。兩人肩一轎。便捷之甚。此又當從民便。不可以執一論也。

諸司職掌。是唐宋以來舊書。本朝因而損益之。洪武二十三年。改戶刑二部所屬皆爲浙江等十二部。後又改六部。子部爲清吏司。然今衙門名目。制度改革。官員品秩。事體更易。又多與國初不同。亦多該載未盡者。衙門名目不同。如吏部所屬文選等四清吏司。舊云選部。司封等部。鴻臚寺舊云儀禮司之類。是也。制度改革不同。如北平都布按三司。今改爲順天府。幷直隸府衞、承天門待詔、觀察使、中都國子監、回回欽天監、五軍斷事司、蒙古衞。今皆裁革。舊有左右春坊。而無詹事府之類。是也。官員品秩不同。如六科都給事中。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給事中行人司正。俱九品。各衙門司務行人司行人。皆未入流之類。是也。事體更易不同。如兵部之整點軍士。飛報聲息。舊屬司馬部。今屬職方清吏司之類。是也。該載未盡者。如兵部之將官、將軍、勇士之類。是也。必得刪訂增廣成書。使一代之制。粲然明白。垂之萬世而足徵。可也。

鄭有二音。一則旰切。一才何切。皆地名。才何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旰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

也。楊震三鱣事。音當作鱣。若作本字。則其魚長一二丈。鸛雀豈能兼致乎。近見一詩有只恐留侯笑鄭侯之句。一詩以三鱣押入天字韻。皆失之矣。

晉聞父老云。太宗初無入承大統之意。袁琪之相。有以啓之。近見姚少師廣孝撰琪墓志。有云。洪武間。上在潛邸。聞先生名。遣使以幣禮聘焉。既拜受。卽沐浴戒行。李而起。及見上。大悅。於是肅恭而前。面對聖容。俯仰左右。一目而盡得矣。先生再拜稽首而言曰。聖上、太平天子也。龍形而鳳姿。天廣地闊。日麗中天。重瞳龍髯。二肘若肉印之狀。龍行虎步。聲如鍾實。乃蒼生眞主、太平天子也。年交四十。髯鬚長過於臍。卽登寶位時。上雖聽其說而未全信。居無何。先生辭還故里。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六月十七日。上誕膺天籙。嗣登大寶。因感先生昔言之驗。於是勅遣內侍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特禮。賜冠服鞍馬。文綺鈔錠。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琪別有紀云。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敬蒙燕府差人取至北平。觀此。則知太宗之有大志久矣。琪之相。特決之耳。琪字廷玉。號柳莊。鄞人。相術之妙。詳見九靈山人戴良所著傳。

河南湖廣之俗。樹衰將死。以沸湯灌之。令浹洽。卽復茂盛。名曰灸樹。種竹成林者。時車水灌之。故其竹不衰。

宋朝崇信道教。當時宮觀寺院。少有不賜名額。神鬼少有不封爵號者。如上虞曹娥立廟表曰。始自漢世。亦足以示勸矣。宋大觀四年八月。封爲靈孝夫人。政和五年十一月。封爲靈孝昭順夫人。淳祐六年六

月。封爲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又封娥父爲和應侯。母爲慶善夫人。各有封勅尙存。予嘗謂當時中書省官一半歲月。與神鬼幹事。其代言之臣。尤爲孟浪。如漢碑言娥父盱。能按節歌舞。婆娑樂神。婆娑蓋舞貌。其封和應侯勅乃云。爾迎婆娑之神。至於溺死。不亦可笑乎。本朝著令。有司春秋致祭神主曰。漢孝女曹娥之神。革去前代封爵名正言順。眞可謂萬世法矣。然娥之孝。豈待爵號顯哉。今其江、其鎭、其館驛、鹽場、壩堰、急遞鋪之類。皆以曹娥爲名。蓋將歷萬世而不泯矣。

舊制。軍職疾故。子弟年十五。得承襲官職者。比試武藝而官之。試不中者。不得輒入選。老而無子者。月給全俸。早亡而妻守寡者。月給俸二石。子患殘疾。不能承襲者。月支俸三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年後有子。不准襲。令爲民。無子而有孤女者。月給俸五石。年至十五。住支。名曰優養。故官子弟。年幼未襲者。亦給全俸。名曰優給。在任犯罪監故。子弟應優給者。月給半俸。出幼卽承襲者免調別衞。年二十以上者。俱調衞。仍支全俸。至永樂間。凡以奉天征討得功者。子弟俱容至十六歲承襲。且免比試武藝。子患殘疾者。給全俸終身。十年後有子。俱准承襲。父犯罪監故。子承襲者。不拘年之長幼。一例免調衞。孤女優養者。不拘出幼。至適人。始住給。凡事優厚於舊。名曰新官。而以開國功臣名曰舊官。予官武選時。嘗竊以爲高皇起布衣。得天下於羣雄之手。文皇起藩邸。得天下於一家之親。其難易固當有辨。而待功臣之典。厚薄如此。揆之治體。似未穩當。嘗欲建白其事而一之。使法制適均。事跡不顯。未久。外陞而止。

寧波奉化縣有鮚鰭巡檢司。初不解其名義。攷之志書。引顏師古云。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蟹在其腹中。埼、錡依反。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今埼作鰭。韻書並無。因印文之誤耳。

梁山伯、祝英臺事。自幼聞之。以其無稽不之道也。近覽寧波志。梁、祝、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焉。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

世傳元苔吉太后寓懷慶時。惡聞蛙聲。傳旨諭之。蛙不復鳴。及僧法衍禁蛙池事。蓋皆後人附會之說耳。

吾崑城半山橋人家。夏月不設蚊帳。而終夜無蚊。餘杭抵富陽各縣。皆深山茂林中。暑月不聞蟬鳴。渡江至蕭山界。則蟬聲滿耳。觸類而長之。乃知蛙事之妄也。

駱賓王靈隱寺詩。有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之句。釋之者云。赤城山上有石橋懸渡。石屏風橫截其上。赤城山、卽天台山之一也。又引顧凱之云。天台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嘗問之天台人。亦極誇其幽迥奇絕。似非人世所有者。壬子七月十八日。與潘僉憲應昌。乘興往觀。跋涉嶺澗。行三十餘里。至其處。路極險僻。蓋天台諸山之水。自西北流者。中分二派。一下自南。一下自東。皆會於此。當二水之衝。有石隱隱橫亘。其下者三。橫石之外。石勢直下。壁立數丈。飛瀑下瀉。其聲如雷。而石橋

正當其前。橋之兩端。抵澗兩崖。約長數十步。其上中隆而旁殺。若驥背然。其下齊平如截。橋之下。石勢壁立而下者。又數丈。飛瀑出其下。激震怒。勢益湍急。自此而下。其深莫測矣。始信其幽怪奇絕。誠非人間所有。又以知石橋本在山下深澗中。彼以爲懸渡赤城山上。石屏風橫截其上者。皆妄也。應昌生長天台。亦未之到。則台人所云。其中方廣寺爲羅漢出沒之處。皆謬妄不足信矣。

雁蕩山之勝。著聞古今。然其地險遠。至者絕少。宏治庚戌十月。按部樂清。嘗一至焉。蕩在山之絕頂。中多葭葦。每深秋鴻雁來集。故名。山僧亦不能到其處。聞之樵者云然耳。山下有東西二谷。東谷有剪刀峯。瀑布泉頗奇。大龍湫在其上。西谷有常雲峯。在馬鞍嶺之東。展旗、石屏、天柱、玉女、卓筆諸峯。皆奇峭聳直。高插天半。而不沾寸土。其北最高且大。橫亘數十里。石理如湧浪。名平霞嶂。靈岩寺在諸峯巉巇中。於此獨立四顧。心目驚悸。清氣砭骨。似非人世。令人眷戀裴回。不忍舍去。回視西湖飛來等峯。便覺塵俗無餘韻矣。平霞嶂西一洞。中有石下垂。泉涓涓出二竅中。名象鼻泉。古今題詠頗多。別有遊雁蕩山記。

宋建炎初。孔子四十八代孫襲衍聖公端友、扈駕南渡。端友歿。子玠襲封。始寓衢州。紹興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爲家廟。賜田五頃。孫搢文遠萬春洙六十年間。俱襲封。淳祐乙卯。郡守孫子秀請于朝。以城北閒地建孔氏家廟。規制視祖庭。丙子。燬於盜。洙遂卽其家以祀。元至元十九年。有詔孔氏子孫寓衢者赴闕。洙及弟演、子楷、入覲。奉問勞奬諭。授國子祭酒。浙東提學。以宋政和年所降襲封銅印納于朝。其封

爵遜於曲阜弟襲焉。

浙江王都指揮澤、嘗宿嘉興天寧寺。既去。有僧入其臥處。見一蛇蟠榻上。乃闔門而出。俄而二健卒趨至。取其所遺金帶去。蓋卽僧所見蛇也。

浙江銀課、洪武間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增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兩。宣德間增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兩。後鎭守太監李德、兵部尙書孫原貞、奏坑戶實辦銀二萬五千七百九十餘兩。陪納六萬一千七百八十餘兩。正統間減數。止辦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兩。景泰七年實得一萬六千零六十五兩。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兩。成化三年奉勅辦銀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成化五年減數一萬零二百三十七兩有奇。因太監盧永之奏也。未幾。又奉勅照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兩。成化十九年。又因太監張慶之奏。照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以後額辦處州府所屬各縣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溫州府泰順縣九百九十一兩八錢。共二萬二千二百四十一兩。比之成化三年額數。多九百九十一兩。宏治二年減免一萬一千四百兩。止辦解一萬零八百四十一兩。又禁取額外耗銀三千餘兩。從巡按御史暢亨之奏。而刑部侍郎彭公韶覈實其事。今人全歸功於彭。非也。暢後以事調外任。而其功不可泯。故記之。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物供簿正。釋者謂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今之祭禮。通行天下。器有定數。物有定品。使易遵行。正合此意。然天下風氣不同。土產異宜。自有

不能律者。如鹿兎北方最易得。南方澤國則得之已難。今蘇松嘉興二祭。鹿兎皆買之隣郡。價亦頗費。廣東全不產兎。每以胡孫代之。聖人知周天下而猶如此。然則堯舜猶病。亦勢然也。

廣西有蚺蛇。其肉無毒。土人食之。其脂與涎沫著男陰。卽消縮不舉。嘗聞有軍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陰痿。蓋此水乃蚺蛇出沒處。有涎沫其中故也。輟耕錄記佻健少年奸淫。藥被人左使。致終身不舉者。疑卽其脂也。又見孫思邈千金方。鹿脂亦然。

張御史云。成化間。盜發韓魏公塚。得金銀器頗多。黃金帶至三十六腰。其富可知。予意此帶必是君賜。若其自置。則失之不儉。受之人。則失之不廉。以此殉葬。非徒無益。而反害之。魏公在當時。偉然人望也。必其子孫愚昧。致有此耳。按葉文莊嘗問永寧倉官。言魏公墳去彰德城不及二十里。碑石羊虎。悉因營建趙王府。鑿煉盡矣。數年前。亦經盜發。此當是公爲山西參政。在宣府修理八城時所記。則魏公塚被發久矣。此蓋別一韓姓者。

客商同財共聚者。名火計。古木蘭辭云。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唐兵制。以十人爲火。五十人爲隊。火字之來久矣。今街市巡警鋪夫。率以十人爲甲。謂之火夫。蓋火伴之火。非水火之火也。俗以火計爲夥計者。妄矣。

高皇嘗問劉三吾所居山川形勢。三吾具言其家所面峯巒甚奇。乃圖以上。上笑云。何用如許。以筆視山峯尖起處。悉塗抹之。未幾。其山一夕被雷。尖起處悉擊去。意者聖天子動與天合而然耶。聞之劉時雍

云。

成化間。山東魚臺縣民穿窖。得古塚中一甕。取以貯水。貯之輒涸。民以其不利。置之大樹上。時鳴鳴作聲。民怪而破之。後有識者云。此寶器也。一鏡照野外數里村落。人畜皆見。縣官聞而取之。浙江督漕張都指揮洪、嘗買其石槨二板。親聞其事。

投壺、射禮之變也。雖主樂賓。而觀德之意在焉。後世若司馬公圖格。雖非古制。猶有古人遺意。近時投壺者。則淫巧百出。略無古意。如常格之外。有投小字、川字、畫卦、過橋、隔山、斜插花、一把蓮之類。是以壺矢爲戲具耳。予初時於燕集見人寫字畫卦。亦嘗爲之。後卽慙悔。雖違衆不恤。蓋非欲自重。亦以禮制心之一也。近見鎭江一倅有鐵投壺。狀類燭檠。身爲竹節梃。下分三足。上分兩岐。橫置一鐵條。貫以三圈。爲壺口耳。皆有機發矢觸之。則旋轉不定。轉定復平。投矢其中。昔孔子歎觚不觚。其所感者大矣。今壺而不壺。能無感乎。蓋世之衒奇弄巧。廢壞古制。至此極矣。豈但投壺之非禮而已哉。

羅狀元應魁復官後。以病請告還鄉。從游者頗衆。遂立爲鄉約。凡爲不善者。衆不之齒。大惡者棄之。於是有強梁者一二人。皆被執而投之水。鄉人不平。訟於官。而應魁適已卒。其徒十餘人皆坐謀殺人。爲羅倫從者律。使應魁不死。將置之重辟。無辭矣。今幸而不受顯戮。然殺人之名。沾汚案牘。傳道人口。寧不爲文法吏之所詆笑哉。借曰起自草茅。未嘗讀律。然臣而作福作威。及非士師而殺人者。經傳具有明訓。而妄作如是。何耶。予初聞此。不信。近審之劉方伯時雍。乃知誠然。未嘗不深爲之惜也。

花蘂夫人有二。以宮詞著者。本蜀主孟昶妾費氏。宋太祖取蜀。收入掖庭。其有墓在閩之崇安者本南唐宮人。隨後主歸宋。選入後宮。太祖以其亦能詩。謂之小花蘂云。

司禮太監懷恩、成化初。以祖充雲南某衞軍。乞取其族子一人爲後。尋官之太倉。有武職以將才舉者。久不遷。夤緣其族子求見。恩笞其族子而拒之。都御史王公越。嘗至其內宅。恩命小火者二三人。以頭拄其腰而出之。越之不得入兵部王公恕之得召爲吏部。皆其力也。成化末。邵妃方被寵。上將有廢易意。召恩與謀之。恩叩頭曰。此朝廷大事。不敢苟且。明早退朝時。當與內閣大臣議之。上以爲然。明日將臨御。呼恩左右以疾對。使問之云本無疾。昨聞聖旨。驚成疾耳。由是事不諧而止。未幾。發遣司香皇陵。今上卽位。復召入。多所匡正。卒于官。

內閣文臣之設。始於永樂年間。此予所舊聞。故宏治初。論事嘗及之。近聞李子易內翰云。嘗見太祖實錄。洪武中。黃子澄齊泰皆太常少卿。方孝孺翰林侍講。同在內閣。意者其時備顧問而已。未必若後來諸公寵任之隆。得專政柄也。

溫州樂清縣近海有村落。曰三山黃渡。其民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女家多不樂與。以其孤立。恐不能養也。既娶後。兄弟各以手巾爲記。日暮。兄先懸巾。則弟不敢入。或弟先懸之。則兄不入。故又名曰其地爲手巾畧。成化間。台州府開設太平縣。割其地屬焉。予初聞此風。未信。後按行太平訪之。果然。蓋島夷之俗。自前代以來。因襲久矣。宏治四年。予始陳言于朝。請禁之。有弗悛者。徙諸化外。法司議擬先令所

司出牓禁約。後有犯者。論如姦兄弟之妻者律。上可之。有例見行。

菽園雜記卷十二

新昌堰縣有冷田。不宜早禾。夏至前後。始插秧。秧已成科。更不用水。任烈日暴土拆裂。不恤也。至七月盡。八月初。得雨。則土蘇爛而禾茂長。此時無雨。然後汲水灌之。若日暴未久。而得水太早。則稻科冷瘦。多不叢生。予初不知其故。偶見近水可汲之田如是。怪而問之。農者云云。始知觀風問俗。不可後也。山陰會稽有田。灌鹽滷或壅鹽草灰。不然。不茂。寧波台州近海處。田禾犯鹹潮則死。故作磜堰以拒之。嚴州壅田多用石灰。台州則煅螺蚌蠣蛤之灰。不用人畜糞云。人畜糞壅田。禾草皆茂。蠣灰則草死而禾茂。故用之。

嚴州山中灌田之法。有水輪。其制。約水面至岸高若干尺。如其度爲輪。輪之輻。以細木幹爲之。每輻出枸處。繫一竹筒。但微繫其腰。使兩頭活動。可以俯仰。置軸半岸。貫輪其上。岸上近輪處。置木槽以承水。溪水散緩。則以石約歸輪下使急。水急則輪轉如飛。每筒得水。則底重口仰。及轉至上。則筒口向下。水瀉木槽。分流田中。不勞人力。而水利自足。蓋利器也。夫桔槔隨處有之。或運以手。或運以足。或運以牛。機器之巧。無踰此矣。山中深溪高岸。桔槔之巧。莫能施矣。於是乎有水輪之制焉。蓋制器利用。苟有益於斯世。則君子取焉。漢陰抱甕之說。特憤世疾邪之所爲。未足以喻廣大也。

馮婦善搏虎。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虎負嵎。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近見嘉

與刻本點法如此。頗覺理勝。蓋悅之者搏虎于野之衆。笑之者則之之士也。前後相應。

廣西有庶姓。音託。今吳中人伸兩臂量物曰託。庶既與度似。而又從尺。疑卽此歟。陝西有夯字。音罕。持物也。奄音胎字上聲。南人罵北人爲奄子。廣東有孻字。音柰平聲。老年所生幼子曰孻。音少。杭人謂男之有女態者。婧音其矩反。謂子之幼稺者。吽讀如撼。恨其人而欲害之之辭。越中有此等字。往往於訟牒中見之。

世傳水母以鰕爲眼。無鰕則不能行。云鰕聚食其涎。因載之以行。近聞溫州人云。水母大者圓徑五六尺。肥厚而重。一人止可擔二箇。頭在上。面正中。兩眼如牛乳。剖之中各有小紅鰕一隻。故云以鰕爲眼。前說非也。又水母俗名海蛰。直列反。但不知爲某字。松江志作海蛰。或作海蜇。翰墨大全作海蛇。按蛰蟲冬伏也。蜇蟲傷人也。皆非物名。亦非直列音。蛇音除駕。本草作蝮。音同。音雖非直列。實水母之異名。溫州人又呼水母爲鮓魚。鮓字無義。豈卽蛇音之訛耶。

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唐人併著書人姓名。然其書多是名公親筆。宋以來。書者、篆額者、皆具名。本朝碑記。惟勅建、幷士大夫家所制者。皆名公親筆。其餘多是盜書顯官之名以衒俗耳。且撰者必曰撰文。書者必曰書丹。蓋分行以書湊篆額字耳。職銜字多少不一。又必上下取齊。中多空字。古意絕亡矣。予近令人書碑記。獨不然。

大江中金焦二山。金以裴頭陀開山得金而名。焦以焦隱士所居而名。近遊焦山。讀徐武功壯觀亭記云。

古稱金鰲浮玉二山。爲江漢朝宗于海之門戶。卽今京口金焦是已。蓋省文易名。因以淆譌。故郡志無考。然焦有古刻浮玉之名。尙存嶜石。而江表之人。猶稱焦門。爲可證焉。是以金山爲金鰲。焦山爲浮玉矣。疑而考之郡志。及它紀載。則金鰲乃金山中亭名。浮玉本金山別名也。焦山所刻二字。筆勢肥弱。蓋宋元人所書。武功所云。不知何據。

清風嶺在嶓縣界。宋末台州王節婦被虜至此。投水死。嶺本名青峯。後人高其節。改今名。事具李孝光所作傳。及士大夫紀述。楊廉夫獨立異。爲詩云。界馬馱馱百里程。青峯後夜血書成。只因劉阮桃花水。不及巴陵漢水清。葉文莊記夏憲使言。昔有人以王節婦之死爲無是事。作詩非之。其人後絕嗣。詩云。嚙指題詩似可哀。斑斑駁駁上青苔。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正與廉夫意同。絕嗣未必係此。然貞女節士。正偸生忍恥之人之所惡聞。必欲陰伺疵釁而壞之者也。厚德之士。其忍爲此輩助虐耶。

今旌表孝子節婦及進士舉人。有司樹坊牌於其門。以示激勸。卽古者旌別里居遺意也。聞國初惟有孝行節烈坊牌。宣德正統間。始有爲進士舉人立者。亦惟初登第有之。仕至顯官。則無矣。天順以來。各處始有冢宰司徒都憲等名。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之家。以此爲勝門有三坐者。四坐者。亦多干求上司建立而題署。且復不雅。如壽光之柱國相府。嘉興之皇明世臣。亦甚夸矣。近得中吳紀聞閱之。見宋蔣侍郎希魯不肯立坊名。深歎古人所養。有非今人所能及者。吾崑山鄭介庵晚年撤去進士坊牌。云無遺後人笑也。

今人以猜拳爲藏鬮。鬮音鳩。古無此字。殷仲堪與桓元共藏鈎。顧愷之取鈎。桓遂勝。或云。漢鈎弋夫人手拳曲時人效之。因爲此戲。然不知鬮字何從始也。

中酒之中本平聲。唐人云。醉月頻中聖。近來中酒起常遲。阻風中酒過年年。東坡詩云。臣今時復一中之。今人作去聲。如中風中暑之中。非也。

温州樂清縣學。舊有三賢祠。三賢者。宋賈司理如規、錢孝廉堯卿、王龍圖十朋也。如規字元範。補太學生。初調廣昌尉。再調興國軍司理。不赴。靖康之難。身先諸生。不肯逃避。族里賴之。時稱尚義者。必曰賈司理。堯卿字熙載。吳越王七世孫。孝友夙著。紹興間舉孝廉。未仕卒。十朋字龜齡。紹興間廷試第一。學業純正。後以龍圖學士致仕。其祠舊在大成殿戟門之右。後人因其廢易爲神廚。宏治三年。予按部至謁廟。訪求其處。欲復之。無隙地。戟門之左。有梓潼神祠。云是洪武間黃教諭所建。命撤其像。復作三賢神主。而增入本朝章恭毅公綸。改曰鄉賢祠。不限其數。以俟來者。

普怛落伽山。或作補陀落伽。在寧波府定海縣海中。約遠二百里餘。世傳觀音大士嘗居此。愚夫往往有發願渡海拜其像者。偶見一鳥一獸。遂以爲大士化身之應。餘姚誌中載賈似道嘗至此山。見一老僧。相其必至大位而去。再求之。不復可得。亦以爲大士應驗予謂自古姦邪。取非其有。未有不託鬼神協助。以塗人之耳目者。似道自知倖致高位。恐人議己。故詐爲此說。以聾瞽愚俗耳。不然。福善禍淫。神之常道。設使不擇是非。求即應之。豈正神哉。普怛落伽。華言白花。此山多生山礬。故名。今人於象設大士

處。扁曰補陀勝境。特磔島夷一白字耳。義安取哉。山礬本名鄭花。其葉可染。功用如礬。王荊公始以山礬名之。

憧、丁來切。註云。失志貌。蘇州人謂無智術者爲獃。杭州以爲憧。同年吳俊時用、美姿容。而不拘小節。杭人呼爲吳阿憧。嘗自云。我死。大書一名於墓前。云大明吳阿憧之墓。若書官位。便俗矣。惜乎韻無此字。人亦多不識。蓋初登第時。聞此言。今已二十七年。而時用下世。亦數年矣。雖出一時戲言。亦可見其曠達。昨檢韻海。偶得此字而記之。

兩浙鹽運司所轄共三十五場。淸浦等一十三場在蘇松。嘉興地居浙之西。而天賜一場。隔涉崇明縣海面。西興等二十場在紹寧。溫台地居浙之東。而玉泉一場。隔涉象山縣海面。其杭州府仁和許村二場。雖居浙西。場分則歸浙東。凡浙東鹽共一十萬七千五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一十萬六千一百九十餘引。浙西鹽共一十一萬四千八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七萬二千六百餘引。各以一半折價解京。一半存留給客。浙西多平野廣澤。宜於舟楫。鹽易發散。故其利厚。解京銀每一大引折銀六錢。浙東多阻山隔嶺。舟楫少通。不便商旅。故其利薄。解京銀每一大引折銀三錢五分。俱便竈戶。凡鹽利之成。須藉滷水。然滷之淋取。又各不同。有沙土漏過。不能成鹹者。必須燒草爲灰。布在攤場。然後以海水漬之。俟曬結浮白。掃而復淋。有泥土細潤。常涵鹹氣者。止用刮取浮泥。搬在攤場。仍以海水澆之。俟曬過乾堅。聚而復淋。夏用二日。冬則倍之。始鹹可用。於是將曬過鹹泥。約五六十擔。挑積高阜。修爲方

丈池槽旁下掘成井口用管陰通再以海水傾瀆池中鹹泥使滷水流入井口然後以重三分蓮子試之先將小竹筒裝滷入蓮子於中若浮而橫倒者則滷極鹹乃可煎燒若立浮於面者稍淡若沈而不起者全淡俱棄不用此蓋海有新泥及遇雨水之故也

凡煎燒之器必有鍋盤鍋盤之中又各不同大盤八九尺小者四五尺俱用鐵鑄大止六片小則全塊鍋有鐵鑄寬淺者謂之鐵盤竹編成者謂之篾盤鐵盤用石灰粘其縫隙支以磚磈篾盤用石灰塗其裏外懸以繩索然後裝盛滷水用火煎熬一晝一夜可煎三乾大盤一乾可得鹽二百斤之上小鍋一乾可得鹽二三十斤之上若能勤煎可得四乾大盤難壞而用柴多便於人衆浙西場分多有之小盤易壞而用柴少便於自己浙東場分多有之蓋土俗各有所宜也

高憲副宗選論今人於人物是非不公臧否失當者譬之觀戲有觀至關目處或點頭或按節或感泣此皆知音者彼庸夫孺子環列左右不解也一遇優人插科打諢作無恥狀君子方爲之羞而彼則莫不歡笑自得蓋此態固易動人而彼所好者正在此耳今之是非不公臧否失當何以異此此言可謂長於譬喻者矣

嘗聞吳文恪公訥爲御史巡按浙江時壞秦檜碑而未知其詳疑其爲檜德政碑及來浙江聞仁和縣學有宋刻石經往觀之并見此刻始知公所壞卽此石非檜德政碑也然於此有以見公學術之正論議之公有補於風教多矣公文集未得見此作未知載否因錄以記之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

製幷書其像則李龍眠摹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製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譔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二帝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敵勢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尙與圖贊並存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諛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于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有所考云

漕運定規每歲運糧四百萬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南京江南江北直隸一十三把總管轄各衞所旗軍領運浙江都司運船共一千九百九十九隻每船或軍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共該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約裝運正米三百石連加耗四百餘石共該裝運七十餘萬石該運糧者杭州前杭州右海寧溫州台州處州寧波紹興凡八衞海寧金華衢州嚴州湖州凡五所其餘沿海備倭衞所俱不運糧自宣德八年裏河漕運到今皆然運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定價銀一百兩軍衞自備三十兩府縣出價七十兩兌運者各衞

所軍駕船至府縣水次倉兌糧。起運京倉、通州倉交納。支運者。原係民夫民船運至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軍人駕船。於四倉支運京通二倉。近年又有改兌之名。蓋免民起運淮安等倉。加與耗米。就令軍船各到該運府縣兌糧。直抵京通二倉也。

禹廟在會稽山下。規模宏敞。塑像工整。所謂窆石者。相傳爲葬禹衣冠處。其石形稍類鍾。刻篆已剝落不可辨矣。南鎮之廟。亦塑神像。則甚無謂。嘗語府官。當去像留主。爲合禮意。彼以爲自國初以來有之。似不可毀。嘗思之。孔子與諸賢皆人鬼。高皇初建國學時。皆革塑像。用木主。嶽鎮海瀆。不可以形像求者。豈令用塑像耶。此必前代舊物。洪武初。正祀典詔下。有司無識。失於改正耳。決非朝制也。

劉時雍爲福建右參政時。嘗駕海船至鎮海衛。遙見一高山。樹木森然。命帆至其下。舟人云。此非山。海鰍也。舟相去百餘里。則無患。稍近。鰍或轉動。則波浪怒作。舟不可保。劉未信。注目久之。漸覺沈下。少頃。則滅沒不見矣。始信舟人之不誣。蓋初見如樹木者。其背鬣也。

古人謂墓祭非禮。故禮無墓祭之儀。朱子亦嘗謂其無害於義。蓋以孝子感時物之變。有不忍遽死其親之心。不能不然。此說是也。抑又有可言者。葬後題主。謂親之神魂已附於主。故凡有事薦祭。惟主是尊。是親然爲主之木。與吾親平昔神魂。素不相干。特以禮制所在。人心屬焉。親之體魄。平昔神魂之所依載。安知委魄之後。神魂不猶依於此乎。蓋魄有定在。而魂無不之。古人之祭。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陰陽之間。不敢必也。故以墓祭非禮而不行者。泥古忘親者也。行之無害也。

蘇東坡有云紫李黃瓜村落香黃瓜今四五月淹爲菹者是也月令四月王瓜生苦菜秀王瓜非今作菹之瓜其實小而有毛本草名萹蓄京師人呼爲赤包兒謂之瓜者以其根相似耳今人以其與苦菜並稱遂疑卽今黃瓜而反以黃字爲訛木綿花生南越樹高四五丈花紅似山茶子如楮實綿出子中可貯茵褥蘇州人稱攀枝花者是也今紡織以爲布者止可名綿花雪間通志以爲木綿花蓋踵蔡氏誤耳又嘗見一士人家葵軒卷中記序題詠皆形狀今蜀葵花蓋不知傾陽衞足自是冬葵可食者詩七月烹葵及菽公儀休拔園葵皆是也古人文字中記載名物必攷覈精詳故少有此失

成化末里人朱全家白日羣鼠與貓鬬貓屢却全臥見之以物投鼠不去起而逐之才去

江南自錢氏以來及宋元盛時習尙繁華富貴之家以樓前種樹接各色牡丹於其杪花時登樓賞翫近在欄檻間名樓子牡丹今人以花瓣多者名樓子未知其實故也

吏部尙書王公恕、在南京參贊機務時與王公儇友善作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刻板印行太醫院判劉文泰、與公有怨上書訟其變亂選法數事且言其作傳刻板皆諷人爲之彰一己之善顯先帝之過以印本封進上不罪公令燒毀板籍而已公遂乞致仕去子謂板刻之舉或出於門生故吏而公以老成位冢宰、初無禁止之言坐致奏訐以罷不亦深可惜哉

廩生久滯宜擇其行檢端謹學業優長可當科目遺材者善爲疏拔之計不當專論其齒宣德中從胡忠定公濙之請起取四十歲以上廩生入國學需次出身天順初從都御史李公賓之請又一行之皆姑

息之政也。然宣德、正統間。監生惟科貢官生三種而已。故此輩得以次進用。景泰以來。監生又有他途進者。雖科貢之士。亦爲阻塞。中間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校職餘。至選期老死殆半矣。近聞北畿巡撫張公鼎、亦建此議。禮部寢之。是能不以姑息結人心者也。

古之君子。以軍功受賞。猶以爲恥。而近時各邊巡撫文臣。一有克捷。則以其子弟女壻冒濫陞賞。要君欺天。無恥甚矣。予所見大臣不以軍功私其子弟者。白恭敏、余肅敏二公而已。白薨後。其子纘陳乞官之。余薨後。朝廷欲官其子。以子寘舉人。乃官其孫。

近至温州。訪問前任知府之賢者。士大夫每以何文淵爲稱首。蓋其廉能之譽。初非過情。而惠利之及民者亦多。故民猶稱之。若所謂却金館之作。則不能無意於沽民。故今往來題詠者。誅心推隱無已。此所謂求全之毀也。

浙之衢州。民以抄紙爲業。每歲。官紙之供。公私糜費無算。而內府貴臣視之。初不以爲意也。聞天順間。有老內官自江西回。見內府以官紙糊壁。面之飲泣。蓋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又聞之故老云。洪武年間。國子監生課簿倣書。按月送禮部。倣書發光祿寺包麵。課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費如此。永樂、宣德間。鴈山烟火之費。亦兼用故紙。後來則不復然矣。成化間。流星爆杖等作。一切取榜紙爲之。其費可勝計哉。世無內官如此人者。難與言此矣。

王冕、紹興人。國初名士。所居與一神廟切近。爨下缺薪。則斧神像爨之。一隣家事神惟謹。遇冕毀神像。輒

刻木補之。如是者三四。然冕家人歲無恙。補像者妻孥沾患。時時有之。一日召巫降神。詰神云。冕屢毀神。神不之咎。吾輒爲新之。神何不祐耶。巫者倉卒無以對。乃作怒曰。汝不置像。彼何從而爨耶。自是其人不復補像。而廟遂廢。至今以爲笑談。

王琦字文璣。仁和人。鄉貢試禮部副榜。授汝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校。士風爲之丕變。改四川。不樂。乞致仕歸。年才五十。琦以清介自持。在官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貧晏如也。值歲大侵。無以爲朝夕。冬且暮。大雪。日僵臥不能出門戶。有饋非故舊不受。即故舊至數亦却之。隣有唁之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何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所愧於心耳。雖飢且寒。無不樂也。何唁之有。天順間。竟以飢寒卒。杭州守胡濬聞而弔之。告布按二司。爲祀之於杭學鄉賢祠。出祠錄。

景泰間。溫州樂清縣有大魚。隨潮入港。潮落。不能去。時時歛水滿空如雨。居民聚集。磔其肉。忽一轉動。溺水死者百餘人。自是民不敢近。日暮雷雨飛躍而去。疑其龍類也。又一日潮長時。魚大小數千尾。皆無頭。蔽江而過。民異之。不敢取食。疑海中必有惡物嚙去其首。然嚙而不食。其多如許。理不可究。予宿雁蕩。聞之一老僧云。

商文毅公輅父爲府吏。生時。知府夜遙見吏舍有光。跡之。非火也。翌日。問羣吏家夜有何事。云商某生一子。知府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後爲舉子。浙江鄉試、禮部會試、廷試。皆第一。景泰間。仕至

兵部侍郎。兼春坊大學士。入內閣。天順初。罷歸。有醫善太素脈。公命診之。云歇祿十年。當再起。成化初。復起入閣。數年致仕。

菽園雜記卷十三

江南名郡。蘇杭並稱。然蘇城及各縣富家。多有亭館花木之勝。今杭城無之。是杭俗之儉朴。愈於蘇也。湖州人家絕不種牡丹。以花時有事蠶桑。親朋不相往來。無暇及此也。嚴州及於潛等縣。民多種桐漆桑柏麻苧。紹興多種桑茶苧。台州地多種桑柏。其俗勤儉。又皆愈於杭矣。蘇人隙地多榆柳槐樗楝穀等木。浙江諸郡。惟山中有之。餘地絕無。蘇之洞庭山人。以種橘爲業。亦不留惡木。此可以觀民俗矣。

石首魚、四五月有之。浙東溫、台、寧波近海之民。歲駕船出海。直抵金山太倉近處網之。蓋此處太湖淡水東注。魚皆聚之。它如健跳千戶所等處。固有之。不如此之多也。金山太倉近海之民。僅取以供時新耳。溫台寧波之民。取以爲鮝。又取其膠。用廣而利博。予嘗謂涉海以魚鹽爲利。使一切禁之。誠非所便。但今日之利。皆勢力之家專之。貧民不過得其受雇之直耳。其船出海。得魚而還。則已。否則遇有魚之船。勢可奪。則盡殺其人而奪之。此又不可不禁者也。若私通外蕃。以啓邊患。如閩廣之弊。則無之。其採取淡菜、龜脚、鹿角菜之類。非至日本相近山島。則不可得。或有啓患之理。此固職巡徼者所當知也。

西湖三賢祠。祠唐白文公樂天、宋蘇文忠公子瞻、林處士逋也。樂天守杭日。嘗築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修六井。民賴其利。子瞻初通判杭州。後復爲守。開西湖。作長隄。中爲六橋。又濬城中六井。與民興利除害。郡人德之。林處士、則以其風節之重耳。考之郡志。郡故斥鹵。唐興元間。鄭侯李泌守杭。鑿

六井引西湖水入城民受其惠則杭之水利興自鄴侯而白蘇二公之所修濬者其遺蹟也知有白蘇而忘鄴侯可乎竊謂三賢祠當祠李白蘇三公以遺愛和靖則別祠於其舊隱巢居閣或四照堂以表風節斯於事體爲得宜也

衢之常山開化等縣人以造紙爲業其造法採楮皮蒸過擘去粗質糝石灰浸漬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復蒸之濯去泥沙曝曬經旬舂爛水漂入胡桃藤等藥以竹絲簾承之俟其凝結掀置白上以火乾之白者以磚板制爲案卓狀圻以石灰而厝火其下也

西湖相近諸山如飛來峯、石屋寺、烟霞洞等處皆巖洞深邃可愛然每處刻佛像破碎山壁亦令人可厭飛來峯散刻洞外石屋寺刻洞中大小至五百餘像烟霞洞所刻尤多蓋皆吳越及宋人之製予烟霞洞詩有刻佛過多清氣減之句正以其可厭耳

温茶卽辟虜草酒煎服治毒瘡其功與一枝箭等未知果否一枝箭出貴州同五味子根、金銀藤共煎能愈毒瘡

貓生子胎衣、陰乾燒灰存性酒服之治噎塞病有效聞貓生子後卽食胎衣必候其生時急取則得稍遲則落其口矣

國初賜謚惟公侯伯都督凡勳戚重臣有之文臣有謚始於永樂年間然得之者亦鮮矣今六卿之長翰林之老鮮有不得謚者古之謚必有議本朝無此制故諸老文集中無此作

作興學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謂作興。率不過報選生員。起造屋宇之類而已。此皆末務。非知要者。其要在振作士氣。敦厚士風。獎勵士行。今皆忽之而惟末是務。其中起造屋宇。尤爲害事。蓋上官估費。動輒銀幾千兩。而府縣聽囑於旁緣之徒。所費無幾。侵漁實多。是以虛費財力。而不久復敝。此所謂害事也。況今學舍屢修。而生徒無復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深可嘆息。爲此者但欲刻碑以記作興之名。而不知作興之要故也。

歐公記錢思公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未嘗頃刻釋卷。宋公在史院。每走廁。則狹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外聞。此雖足以見二公之篤學。然溷廁穢地。不得已而一往。豈讀書之所哉。佛老之徒。於其所謂經。不焚香不誦也。而吾儒乃自褻其所業如此。可乎。若歐公於此搆思詩文。則無害於義也。

癸辛雜識解匡衡說詩解人頤。以俗語兜不住下頷之說爲證。且云。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頤解而卒。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此說過矣。解音蟹。如淳註云。笑不止也。又柳玭戒子弟書有云。論當世而解頤。言不學者聞論世事。不能置喙。但解緩頤頰而笑耳。盛樊二事。偶過喜而有此異。當時聞衡說詩者豈至此哉。

尚書錢文通公譜略云。奪門報功領重賞者甚衆。府君謂兵部尚書陳公汝言曰。今日封侯封伯。皆是矣。獨一人未封。汝言誰。府君曰。當時非奉皇太后手詔。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蓋以迎復之功。歸諸

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英宗皇帝卽命擇日上聖列慈壽皇太后尊號。愚謂子爲天子。以天下養。苟欲致隆於尊親。揆之以禮。何所不可。但論功邪。使皇太后無手詔之功。尊號當不上耶。文通之言未爲得也。

剪燈新話。錢唐瞿長史宗吉所作。剪燈餘話。江西李布政昌期所作。皆無稽之言也。今各有刻板行世。聞都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時。嘗進廬陵國初以來諸名公於鄉賢祠。李公素著耿介廉愼之稱。特以作此書見黜。清議之嚴。亦可畏矣。聞近時一名公作五倫全備戲文印行。不知其何所見。亦不知清議何如也。

前代稱祖父母爲王父、王母。父母歿稱皇考、皇妣。今世無官者。神主稱府君。皆襲古式。而不知本朝有禁也。嘗見題無官神主稱處士。無封贈婦人墓誌稱碩人。蓋處士本不可易稱。必若嚴光、徐穉之流。可也。今舍此則無以順孝子之心。孺人在古。夫稱其婦之辭。今旣以爲命婦封號。則不可僭。碩人旣有出。又無礙。是可從也。

凡姓葉音攝。屈音橘。費音秘。蓋音閤。雍去聲之類。皆地名。古者因地受氏故也。今人多不知其姓之所從來。葉讀作枝葉之葉。屈讀作屈伸之屈。費讀作費隱之費。蓋讀作槩。雍讀作平聲。漕運之漕。本去聲。說文。水轉穀也。平聲者。水名。南京有濟川衞。濟本去聲。此衞管馬快船軍。取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之義。若濟州、濟陽、濟寧等衞。濟字皆上聲。水名也。今雖士大夫多不能辨。

藩王府長史王庭、予同學友也。任國子學正時。病大便下血。勢瀕危殆。一日。昏憒中聞有人云。服藥誤矣。喫小水好。庭信之。飲溺一盌。頃甦。遂日飲之。病勢漸退。易醫而愈。杭州府通判王某、河間人。病腹脹。服藥不效。夢人語云。鬼蒺藜可治。王尋取煎液飲之。痛不可忍。俄頃洞泄。迸出一蟲。長丈餘。尋愈。此二人殆命不當死。或有陰德。鬼神默祐之耶。

輪回酒、人尿也。有人病者。時飲一甌。以酒滌口。久之。有效。跌撲損傷。胸次脹悶者。尤宜用之。婦人分娩後。即以和酒煎服。無產後諸病。南京吏侍章公綸在錦衣獄。六七年不通藥餌。遇胃膈不利、眼痛、頭痛。輒飲此物。無不見效。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蓋古者公卿大夫世祿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職猶有世祿世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餘武職。若承襲一事。支庶不敢奪嫡。賴有法令維持之耳。至於祠堂祭禮。便已窒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貧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廨。及神廟旁屋。使爲支子者知禮畏義。歲時欲祭於其家。則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富。能行時祭者。宗子宗婦不過就其家饗餕餘而已。此勢不行於武職者如此。文職之家。宗子有祿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贈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贈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贈其曾祖父母。夫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則

祖宗之氣脈。自與支子相爲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禮。雖不欲奪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勢不行於文職者如此。故曰。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知禮者家必立宗。宗必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強凌之。則仁讓以興。乖爭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正午。天宇澄霽。皎無纖雲。松江城郭之人。見空中駕一小舟。從東而西。又折而東。落序班董進卿樓上。市人從觀者塞道。細視之。乃茭草所結。時進卿之父仲頫已患耳瘡。乃曰。此船來載我也。瘡果不療而卒。張汝弼志其墓如此。

西湖竹枝詞。楊廉夫爲倡。南北名士屬和者。虞伯生而下。凡一百二十二人。吳郡士二十六人。而崑山在列者一十一人。其間最有名。時稱郭陸秦袁。謂義仲、良貴、文仲、子英也。

陸本崑山太倉人。其稱河南。蓋姓原郡望耳。秦則崇明人居太倉。崇明時屬揚州。故稱淮海。呂敬夫稱東倉。卽太倉。漫錄廉夫原敍如左。以見吾鄉文事之盛。有自來矣。

郭翼字義仲。吳之崑山人。博文史。不爲舉子業。專資以爲詩。其詩精悍者。在李商隱間。風流姿媚者。不在玉臺下也。

顧瑛字仲瑛。吳郡崑山人。吳中世家也。喜讀書。憲府試辟會稽教官。不就。築室號可齋。以詩酒自樂。才性高曠。尤善小李詩。及今樂府。海內文士樂與之交。推爲片玉山人云。

袁華字子英。吳郡崑山人。博學有奇才。自幼以詩名搢紳間。如三峯月寒木客嘯。丹陽湖深姑惡飛。皆

脍炙語也。又如銀杏樹陰不受暑。薔薇花開猶蚤春。可稱才子矣。

顧晉字進道。仲瑛次子。好讀書。性不愛浮靡。見趨競者不與交。貞素自守。淡如也。字法古甚。其詩法有玉山之風云。

陸元泰字長卿。吳之崑山人。先世故宋進士。以貲雄一邑。至長卿不求顯達。而專志書史。家聲不墜焉。

顧元臣字國衡。仲瑛之子。年少能讀書。作詩俊爽。世其家者也。

顧佐字翼之。仲瑛兄仁之子。好吟詩。時有驚人句。蓋亦漸染玉山之習云。

張希賢字希顏。吳之崑山人。讀書儒雅。酷志作詩。好古物圖畫。列左右。人間欲得之者。即便持去。毋所顧惜。趣尚可知矣。

陸仁字良貴。河南人。明經好古文。其詩學有祖法。清俊奇偉。如佛郎國進天馬頌。水仙廟迎送神辭。波黃河、望神京諸篇。縉紳先王莫不稱道之。其翰墨法歐宿。章草皆灑然可觀。

秦約字文仲。淮海人。博學強記。不妄交。隱居著書。尤好吟咏古樂府。如精衞、望夫石。律詩如吳桓王、岳鄂王諸篇。的的可傳者也。

呂誠字敬夫。吳之東倉人。幼聰敏。喜讀書。能去豪習。家有梅雪齋。日與文士倡和。其作詩故清絕云。

其餘吳士則陳謙字平沈右仲說、張簡仲簡馬稷民立、張田芸己顧敬思恭、張守中大本、周南正道、陸繼美繼之、富恕子微、繆侃叔正、嚴恭景安、強珇彥栗釋椿大年璞良琦也。

公廨正廳三間。耳房各二間。通計七間。府州縣外墻高一丈五尺。用青灰泥。府治深七十五丈。闊五十丈。州治次之。縣治又次之。公廨後起蓋房屋。與守令正官居住。左右兩旁。佐貳官首領官居之。公廨東另起蓋分司一所。監察御史按察分巡官居之。公廨西起蓋館驛一所。使客居之。此洪武元年十二月欽定制度。大約如此。見温州府誌。

初至嶓縣。問嶓字之義。一庠生云。四山爲嶓。如四馬四矢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耳。考之縣誌。韻書。皆不具此說。偶閱蘇州誌。齊張稷爲刻令。至嶓亭生子。因名嶓。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特讀書未到古人耳。

司寇林公季聰、爲給事中時。有盛名。冢宰尹公同仁、嘗問汀州守張公靖之云。自宣德以來。六科人物。公以何人爲第一。張以季聰爲對。尹云。葉與中當是第一人。靖之嘗爲予道之。

古人稱呼簡質。如足下之稱。率施於尊貴者。蓋不能自達。因其足下執事之人以上達耳。後世遂定以天子稱陛下。諸王稱殿下。宰相稱閣下。今平交相謂。亦稱閣下。聞人稱足下。則不喜矣。又如今人遇主事稱主政。評事稱廷評之類。此特換字耳。何輕重耶。至若給事中。與古中黃門、小黃門。監察御史。與古繡衣直指。稍不同。今聞稱給事中御史。輒皆不喜。大抵黃門繡衣。隨俗稱呼。猶可施之文章記載。似不可也。

成化丙戌科。至宏治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雖存亡不一。通計束金者一百六十六人矣。故近時言科目

之盛者。多以丙戌爲稱。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卒著爲令。章懋。黃仲昭。莊昶。諫鰲山烟火之戲。陸淵之論陳文謚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鄭已。張進祿輩之劾商文毅。姚文敏、強珍之劾汪直、陳鉞。皆氣節凜然。表表出色。後來各科。多無此風。此丙戌之科所以爲尤盛也。

同寮嘗會飲予官舍。坐有譽威寧伯之才美者。劉時雍云。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力。却不用以爲善。及在顯位。又不自重。阿附權官。以取功名。名節既壞。而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爲天下笑。豈非不智而何。坐客爲之肅然。

宋與金人和議。天下後世專罪秦檜。予嘗觀之。檜之罪固無所逃。而推原其本。實由高宗懷苟安自全之心。無雪恥復讐之志。檜之奸有以窺知之。故逢迎其君。以爲容悅。以固恩寵耳。使高宗能如勾踐臥薪嘗膽。必以復讐雪恥爲心。則中原常在夢寐。其於臨安偏隅。蓋不能一朝居矣。恢復之計。將日不暇給。而何以風景爲哉。今杭之聚景、玉津等園。云皆始於紹興間。而孝宗遂以爲致養之地。近遊報恩寺後山頂有平曠處。云是高宗快活臺遺址。又如西湖喫宋五嫂魚羹之類。則當時以天下爲樂。而君父之讐。置之度外矣。和議之罪。可獨歸之檜哉。

韻書分平上去入四聲。然上去入皆平聲之轉耳。若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此十三韻。無入聲。近有切韻指南一書。乃元人關中劉鑑所編。其書調四聲。如云脂旨至質。非斐費拂。戈果過郭。鈞苟遘穀之類。皆不知音韻。而妄爲牽合者也。蓋質本眞之轉。拂本分之轉。郭本光之轉。穀本公之轉耳。脂轉

賈非轉拂未爲不可但韻中他字多轉不去況戈果過若轉入聲當時谷不當爲郭鈞苟遘若轉入聲當時革不當爲穀也

書爲六藝之一書學不講亦士大夫一俗也如周布政晟、其弟蘇州同知冕、南京戶部孫郎中昌、其弟餘杭知縣冕皆不識冕字又刊有刪除之義如隨山刊木井堙木刊不刊之典之類是已今人雕刻書版皆謂之刊殊非字義然宋人文字中已有用之者其來遠矣六書有諧聲梨之從利榴之從留桃之從兆猶鴛之從我鴨之從甲雞之從奚可類推也近世作本草衍義補者曰榴者留也梨者利也若曰桃者兆也則不通矣當各言性味可也

近嘗行桐廬道中見一婦隔溪哀訴人殺其夫然溪深水闊方思所以處之左右以其病風云不足問予以爲其聲哀切決非病風者適有縣官從行遂免其送令往取詞以復乃於潛民陳某夫婦以弄猴乞食暮投宿山家其家業漁兄弟俱未娶同侍一母見陳婦勤爽將圖之夜說陳弄猴所得無幾吾漁日得利數倍詰旦盍從吾試之旦果同出及暮兄弟同返而陳不至婦問之云爾夫被虎銜去矣婦不信號哭不寐漁者母說以甘言欲令爲兄婦婦不許且言將訴之官求夫所在兄弟懼乃併猴殺之猴以棄之水婦以埋之廢塚中踰二宿婦復生覺有人蹴其脅大呼云明星至矣何不走訴婦開眼昏然猶不知身在何處偶見容光之隙有日透入遂從隙攻潰而出始知空槨中也於是往來奔走候俟上司如狂人因謂病風云至是案令有司捕鞫之猴亦復生而適至其家弄猴篾圈嘗投之火火不能焚皆

得實狀。漁者兄弟並論死。是亦非偶然也。近聞里俗傳道予嘗聽鬼訴冤。親斷其事若神明者。皆妄也。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斷於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跪皆脫。不能行。二蟹舁以過斷。因歎曰。人爲萬物之靈。兄弟朋友。有相爭相訟。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命拆斷。終身不復食蟹。太倉張用良、吾妻兄也。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罥於蛛網。蛛束縛之甚急。一蜂來螫蛛。蛛避去。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菽園雜記卷十四

種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舊土。記取南枝。此種竹訣也。知此。則鄉俗以五月十三日爲移竹之候者。悞人多矣。又云。十人移竹。一年得竹。一人種竹。十年得竹。蓋十人移者。言其根柢之大。卽多留舊土之謂也。癸辛雜識有種竹法。又以新竹成竿後移爲佳。嘗聞圃人云。花木在晴日栽移者茂盛。陰雨栽移者多衰。今人種藝。率乘陰雨。以其潤澤耳。然圃人之說。蓋有驗者。不可不知。

吾鄉布衣沈先生名珙。字孟温。洪武中。其家坐累謫戍雲南之金齒。宣德初。歸省墳墓。鄉人以其經學該博。留教子弟。時年幾六十。目已眚。終日端坐。與諸生講解四書五經。章分句析。亹亹不倦。微辭奧義。亦多發明。後還雲南。所著有稽言錄。崑岡文稿。釋奠議。太倉在勝國時。崑山州治在焉。故多文學之士。後因兵燹。隨州西遷。自設兵衞以來。軍民雜處。人不知學。今文學日盛。固由學校作養之功。而其講說來歷。實先生有以啓之也。其釋奠議大畧言斯道肇于堯舜。衍于禹湯文武周公。而折衷于孔子。然則由堯舜而下。皆合祀于天子之學。天子之學有五。東曰東膠。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而其中曰辟雍。蓋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居于北者。象五行之水。宜以堯舜爲先聖。稷契爲先師。而以建子之月行事。成均者、夏后氏之學也。居于南者。象五行之火。宜以禹爲先聖。皐陶伯益爲先師。而以建午之月行事。瞽宗者、殷人之學也。居于西者、象五行之金。宜以湯爲先聖。尹伊、仲虺、傅說爲先師。而以建酉之月

行事。東膠者、周人之學也。居于東者。象五行之木。宜以文、武、周公爲先聖。太公望、召公奭爲先師。而以建卯之月行事。辟雍居中。象五行之土。而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爲先師。而以辰戌丑未四建之月行事。其四代之賢者。各從祀于其學之兩廡。自七十子而下。以及後世大儒。咸從祀于辟雍之兩廡。然惟天子得以徧祀歷代之先聖先師。而守令則唯祀孔子一聖。顏子至諸子九師而已。蓋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封內山川。故唯天子得以徧祀天下之名賢。而其餘皆不必祀。祀之則爲僭且濫矣。近世金華宋濂作孔子廟堂議。頗合禮意。而惜乎猶有所未備也。故推廣其說如此。先生自謂好禮之士。有能以此言請於朝。未有不從者。恐未必然。然此足以見其考古之學矣。

陳某者。常熟塗松人。家頗饒。然夸奢無節。每設廣席。殽餌如雞鶩之類。每一人前。必欲具頭尾。嘗泊舟蘇城沙盆潭。買蟹作蟹螯湯。以螯小不堪。盡棄之水。狎一妓。爲製金銀首飾。妓哂其吝。悉拋水中。重令易製。積歲負租及官物料價頗多。官府追償。因而蕩產。乃僦屋以居。手藝蔬。妻辟纊自給。隣翁憐其勞苦。持白酒一壺。萑腐一盂饋之。一嚼而病泄累日。妻問曰。沙盆潭首飾留今日用。何如。某云。汝又殺我矣。

大臣進退。聽望所繫。而館閣輔導密勿之地。居此者所繫尤重也。近年閣老之去。自商文毅後。皆不以禮。壽光劉公一日朝退。將入閣。有校尉邀於路云。免入。請回。公徑出。翌日辭。眉州萬公之去。一大璫至閣下。摘去所佩牙牌。公遂出。舁夫以非時未至。徒行至朝房。借馬歸。遂辭。博野劉公之去。一內使至其家。

促具疏辭。是在朝廷雖失體貌。必諸公有以自取也。聞壽光以私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認皇貴妃同族。博野以譏張巒鐵券文過遲。致嫌謗也。未知然否。

高皇嘗集畫工。傳寫御容。多不稱旨。有筆意逼眞者。自以爲必見賞。及進覽。亦然。一工探知上意。稍於形似之外。加穆穆之容以進。上覽之甚喜。仍命傳數本以賜諸王。蓋上之意有在。它工不能知也。又聞蘇州天王堂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國工所塑。永樂初有閭百戶者。除至蘇州衙。偶見之。拜且泣。人問故。云在高皇左右日久。稔識天顏。此像蓋逼眞已。

王繼之、福建莆田人。爲某官壬午年。死於國事。其死與方希直同。不可泯也。王良、河南人。以刑部左侍郎出爲浙江按察使。是年。闔室自焚。見杭州志。

大學衍義一書。人君修齊治平之術至切至要。非迂遠而難行者。其中三十九、四十卷。齊家之要。歷引前代宦官之事。忠謹之福僅八條。而預政之禍。四倍其多。蹤使人主知讀之。左右其肯使之一見哉。蘇人陳祚、宣德間爲御史。嘗上章勸讀此書。上怒。逮祚及其子姪八九人。俱下錦衣獄。禁錮數年。上賓天。始得釋。成化初。聞葉文莊亦嘗言之。不報。近時邱祭酒先生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若干卷。朝廷命刻板印行。其所補者。治平二事耳。愚謂能盡齊家已二上夫。則治平事業。皆自此而推之。雖無補可也。

京師有依託官府、賺人財貨者。名撞太歲。吳中名賣廳角。江西名樹背張風。蓋穿窬之行也。士人熟於囑託公事者。此行亦忍爲之。鄉里前輩爲顯官。不入官府囑事者。刑部主事吳凱相虞。進士鄭文康時乂。

吏部侍郎葉盛與中刑部郎中孫瓊蘊章浙江副使張和節之而已聞山東布政龔理彥文福建副使沈訥文敏皆端士然皆卒官予未之識也

宋葉文康公時著禮經會元於周禮大義多所發明其言漢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何異拾賤醫之方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按之適足爲病且百工事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公設官之意何補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幎氏雖闕何害地官有鼓人鮑人、韗人雖亡何損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校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其三而又缺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職乎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陋矣自考工記補冬官之後先儒論議周禮者頗多而未有爲此說者亦卓識也

邱氏、蘇人俞欽玉之妻也欽玉、故刑部尚書士悅子頗知書而輕財好色嘗以邱無子置妾七人邱待之慈惠而防之則嚴每旦暮出入房闥皆有節制童子十五以上不許入中門成化間欽玉遊京師客死教坊妓家邱待衆妾益厚而制馭益嚴喪甫終存其有子者二人餘悉嫁之二子皆遣爲府學生云吾待汝無厚薄成否汝之責也邱之父兄皆不拘禮節之士懼其有所窺每至必先出中門延之別室飲食之自欽玉死家無妄費而門無雜賓俞氏已衰而復振者皆邱之力也

杜律虞註本名杜律演義元進士臨川張伯成之所作也後人謬以爲虞伯生所注予嘗見演義刻本有

天順丁丑臨川黎逖久大序及伯成傳序其畧云注少陵詩者非一皆弗如吾鄉先進士張氏伯成七言律詩演義訓釋字理極精詳抑揚趣致極其切當蓋少陵有言外之詩而演義得詩外之意也然近時江陰諸處以爲虞文靖公注而刻板盛行謬矣其桃樹等篇來行萬里等句復有數字之謬焉吾臨川故有刻本且首載曾昂夫、吳伯慶所著伯成傳幷輓詞敍述所以作演義甚悉奈何以之加誣虞公哉按文靖蚤居禁近繼掌絲綸嘗欲釐析詩書彙正三禮弗暇獨暇爲此乎楊文貞公固疑此注非虞惜不知爲伯成耳嫁白詭坡自昔難免哉

近得晦庵先生同年錄因得以知宋科舉之制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鎖院勅差知貢舉官一人同知貢舉官一人參詳官八人點檢試卷官二十人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別試考試官一人點檢試卷官四人二十三日引試御試勅差初考官三人覆考官三人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覆考點檢試卷官各一人續差對讀畢克初覆考同共考校官六人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釋褐當月十八日赴期集所糾彈三人牋表五人主管題名小錄九人掌儀二人典客二人掌計掌器掌膳掌酒果各一人監門二人二十六日依令賜錢一千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敍同年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鄒國公立題名石刻于禮部貢院賜狀元王佐等聞喜宴于禮部貢院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九月十五

日生。外氏祝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人一舉娶劉氏。曾祖徇。故不仕。祖森。故贈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里。父爲戶。

鬬葉子之戲。吾崑城上自士夫、下至僮豎。皆能之。予遊崑庠八年。獨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閱其形製。一錢至九錢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行者武松。百萬貫阮小五。九十萬貫活閻羅阮小七。八十萬貫混江龍李進。七十萬貫病尉遲孫立。六十萬貫鐵鞭呼延綽。五十萬貫花和尙魯智深。四十萬貫賽關索王雄。三十萬貫青面獸楊志。二十萬貫一丈青張橫。九萬貫插翅虎雷橫。八萬貫急先鋒索超。七萬貫霹靂火秦明。六萬貫混江龍李海。五萬貫黑旋風李逵。四萬貫小旋風柴進。三萬貫大刀關勝。二萬貫小李廣花榮。一萬貫浪子燕靑。或謂賭博以勝人爲強。故葉子所圖。皆才力絕倫之人。非也。蓋宋江等皆大盜。詳見宣和遺事。及癸辛雜識。作此者。蓋以賭博如羣盜劫奪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爲利所迷。自不悟耳。記此。庶吾後之人知所以自重云。

閣老邱公世史正綱有云。佛氏入中國。始鑄金爲像。後又爲土木之偶。後世祀先師亦以塑像。不知始何時。考史。開元八年。改顏子等十哲爲坐像。則前此固有爲塑像者矣。但先聖坐。而諸賢皆立。至是乃改立爲坐耳。按晦庵先生跪坐拜說。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而地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倣文翁石像。爲小土偶以來。觀此。則先聖先師之置像。蓋自漢以來已有之矣。

種相必須接。否則不結子。結亦不多。冬月取相子舂於水碓。候相肉皆脫。然後篩出核。煎而爲蠟。其核磨碎。入甑蒸軟。壓取清油。可燃燈。或和蠟澆燭。或雜桐油製傘。但不可食。食則令人吐瀉。其查名油餅。壅田甚肥。

苧每四五年一種。種須八九月去舊根。取當年旁生枝爲佳。久不更種。到老根生白蟻傷之。種法。先鋤地作溝。用汚泥塡壅。每溝約疎五六尺。或一尺。五月刈者名頭苧。七月刈者名二苧。九月刈者名三苧。如茂盛。亦不須待至此月。及其未生旁枝。未生花。未遭狂風。可也。若過時而生旁枝。則苧皮不長。生花則老。而皮粘於骨。不可剝。遭大風吹折倒。皮亦有斷痕而不佳矣。凡將刈。先以杖擊去葉。然後刈之。落葉旣壅于根。久而浥爛。到地亦肥。刈後。乘其未燥。以水沃之。剝重皮漚水中。一時取起。以鐵刀戛去粗皮。陰乾。若曬乾。則硬脆不堪績矣。雨後刈者。光潤而佳。戛法以時。但一面著刀。以指按粗皮於刀上而抽取之。每一刈後。製苧稍暇。須灌糞一度。又以汚泥覆之。則肥而收刈可以及時。大率織布以頭苧爲尙。二苧滋潤而便於績者耳。三苧尤劣。

五金之礦。生於山川重複、高峰峻嶺之間。其發之初。唯於頑石中隱見礦脈。微如毫髮。有識礦者得之。鑿取烹試。其礦色樣不同。精麤亦異。礦中得銀。多少不定。或一籮重二十五斤。得銀多至二三兩。少或三四錢。礦脈深淺不可測。有地面方發而遽絕者。有深入數丈而絕者。有甚微、久而方闊者。有礦脈中絕。而鑿取不已。復見與盛者。此名爲過壁。有方採於此。忽然不現。而復發於尋丈之間者。謂之蝦蟇跳。大

率坑匠採礦。如蟲蠹木。或深數丈。或數十丈。或數百丈。隨其淺深。斷絕方止。舊取礦攜尖鐵及鐵鎚。竭力擊之。凡數十下。僅得一片。今不用鎚尖。惟燒爆得礦。礦石不拘多少。採入碓坊。舂碓極細。是謂礦末。次以大桶盛水。投礦末於中。攪數百次。謂之攪粘。凡桶中之粘分三等。浮於面者謂之細粘。桶中者謂之梅沙。沈於底者。謂之麄礦肉。若細粘與梅沙用尖底淘盆。浮於淘池中。且淘且汰。泛颺去麄。留取其精英者。其麄礦肉。則用一木盆。如小舟然。淘汰亦如前法。大率欲淘去石末。存其眞礦。以桶盛貯。璀璨星星可觀。是謂礦肉。次用米糊搜拌。圓如拳大。排於炭上。更以炭一尺許覆之。自旦發火。至申時住火候冷。名窖團。次用烊銀爐熾炭。投鉛於爐中。候化。卽投窖團入爐。用鞴鼓扇不停手。蓋鉛性能收銀盡歸爐底。獨有滓浮於面。凡數次。爐咆出熾火。掠出爐面滓。烹鍊既熟。良久。以水滅火。則銀鉛爲一。是謂鉛駝。次就地用上等爐灰。視鉛駝大小。作一淺灰窠。置鉛駝於灰窠內。用炭圍疊。側扇火不住手。初鉛銀混泓然於灰窠之內。望泓面有烟雲之氣。飛走不定。久之稍散。則雪花騰湧。雪花既盡。湛然澄澈。又少頃。其色自一邊先變渾色。是謂窠飜。乃銀熟之名。烟雲雪花。乃鉛氣未盡之狀。鉛性畏灰。故用灰以捕鉛。鉛既入灰。唯銀獨存。自辰至午。方見盡銀。鉛入於灰坯。乃生藥中蜜陀僧也。

青瓷初出於劉田。去縣六十里。次則有金村窯。與劉田相去五里餘。外則白鴈梧桐安仁安福綠遶等處皆有之。然泥油精細。模範端巧。俱不若劉田。泥則取於窯之近地。其他處皆不及。油則取諸山中蓄木葉燒煉成灰。幷白石末。澄取細者。合而爲油。大率取泥貴細。合油貴精。匠作先以鈞運成器。或模範成

形候泥乾則蘸油塗飾用泥筒盛之眞諸窰內端正排定以柴篠日夜燒變候火色紅焰無烟卽以泥封閉火門火氣絕而後啓凡綠荳色瑩淨無瑕者爲上生菜色者次之然上等價高皆轉貨他處縣官未嘗見也

韶粉元出韶州故名龍泉得其製造之法以鉛鎔成水用鐵盤一面以鐵杓取鉛水入盤成薄片子用木作長櫃櫃中仍置缸三隻於櫃下掘土作小大日夜用慢火薰蒸缸內各盛醋醋面上用木櫃疊鉛餅仍用竹笠蓋之缸外四畔用稻糠封閉恐其氣洩也旬日一次開視其鉛面成花卽取出敲落未成花者依舊入缸添醋如前法其敲落花入水浸數日用絹袋濾過其滓取細者別入一桶再用水浸每桶入鹽泡水幷焰硝泡湯候粉墜歸桶底卽去清水凡如此者三然後用磚結成焙焙上用木匣盛粉焙下用慢火薰炙約旬日後卽乾擘開細膩光滑者爲上其絹袋內所留粗滓卽以酸醋入焰硝白礬泥礬鹽等炒成黃丹

採銅法先用大片柴不計段數裝疊有礦之地發火燒一夜令礦脈柔脆次日火氣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動鎚尖採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礦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餘斤爲一小籮雖礦之出銅多少不等大率一籮可得銅一斤每炉銅一料用礦二百五十籮炭七百擔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餘用柴炭裝疊燒兩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則山谷如晝銅在礦中既經烈火皆成茱萸頭出於礦面火愈熾則鎔液成駝候冷以鐵鎚擊碎入大旋風爐連烹三日三夜方見成銅名曰生烹有生烹鬱

銅者必碓磨爲末淘去麤濁留精英團成大塊再用前項烈火名曰燒窖次將碎連燒五火計七日七夜又依前勷大旋風爐連烹一晝夜是謂成鈲音嘲鈲者麤濁既出漸見銅體矣次將鈲碎用柴炭連燒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風爐連烹兩日兩夜方見生銅次將生銅擊碎依前入旋風爐烊煉如烊銀之法以鉛爲母除滓浮於面外淨銅入爐底如水即於爐前逼近爐口鋪細砂以木印雕字作處州某處銅印於砂上旋以砂壅印刺銅汁入砂匣即是銅塼上各有印文每歲解發赴梓亭寨前再以銅入爐烊煉成水不留纖毫深雜以泥裹鐵杓酌銅入銅鑄模匣中每片各有鋒窠如京錠面是謂十分淨銅發納饒州永平監應副鑄大率烊銅所費不貲坑戶樂於採銀而憚於採銅銅礦色樣甚多烊煉火次亦各有異有以礦石徑燒成者有以礦石碓磨爲末如銀礦燒窖者得銅之艱視銀蓋數倍云

香蕈惟深山至陰之處有之其法用乾心木橄欖木名曰蕈樠先就深山下斫倒仆地用斧班駁剝木皮上候淹濕經二年始間出至第三年蕈乃徧出每經立春後地氣發洩雷雨震動則交出木上始採取以竹篾穿挂焙乾至秋冬之交再用工徧木敲擊其蕈間出名曰驚蕈惟經雨則出多所製亦如春法但不若春蕈之厚耳大率厚而小者香味俱勝又有一種適當清明向日處間出小蕈就木上自乾名曰日蕈此蕈尤佳但不可多得今春蕈用日曬乾同謂之日蕈香味亦佳

已上五條出龍泉縣志銀銅青瓷皆切民用而青瓷尤易視之蓋不知其成之之難耳苟知之其忍暴殄之哉蕈字原作菌土音之譌今正之又嘗見本心齋蔬食譜作蕈尤無據蓋說文韻會皆無蕈

字廣韻有之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庵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周密謂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晦庵偶未之見耳今按前三句亦是衆人良知良能初無妙處半酣酒獨自宿軟枕頭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此予訣也

古人飲酒有節多不至夜所謂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乃天子燕諸侯以示慈惠耳非常燕然也故長夜之飲君子非之京師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飲酒多至夜蓋散衙時才得赴席勢不容不夜飲也若翰林六科及諸閒散之職皆是晝飲吾鄉會飲往往至昏暮才散此風亦近年後生輩起之殊不思主人之情固所當盡童僕伺候之難父每懸念之切亦不可不體也李賓之學士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樂而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尊翁猶未寢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爲人子者所當則傚也

國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院有編修官階九品而無定員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學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則帶兼修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編修官而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爲史官隸翰林翰林自侍讀侍講以下爲屬官官名雖異然皆不分職史官皆領講讀講讀官亦領史事所兼預職事不以書銜近年官翰林者尙循國初之制書兼修國史甚者編修已陞爲七品正員而仍書國史院編修官亦有書經筵檢討官者蓋仍襲舊制故也此出東里文集有關制度且可以示妄書官銜者

故記之.

菽園雜記卷十五

朱子註易。雖主尚占立說。而其義理未嘗與程傳背馳。故本義於卦文中。或云說見程傳。或云程傳備矣。又曰。看其易須與程傳參看。故本朝詔告天下。易說兼主程朱。而科舉取士以之。予猶記幼年見易經義多兼程傳講貫。近年以來。場屋經義。專主朱說。取人主程傳者皆被黜。學者靡然從風。程傳遂至全無讀者。嘗欲買周易傳義爲行篋之用。徧杭城書肆求之。惟有朱子本義。兼程傳者絕無矣。蓋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市井之趨利。勢固如此。學者之趨簡便。亦至此哉。

聞天順間。沛縣民楊四家鋤田。得一古銅器。狀如今香爐。有耳而無足。洗去土。有聲如彈琵琶不已。其家以爲怪。碎之。不知何物也。

成化甲辰。泗州民家牛生一麟。以爲怪。殺之。工侍賈公俊時公差至此。得其一足歸。足如馬蹄。黃毛。中肉鱗隱起。皆如半錢。永康尹崑城王循伯時爲進士。親見之云然。

宏治五年。揚之瓜州聚船處。一米商船被雷擊折其桅。近本處大小鼠若干。皆死。蓋鼠齧空而窟宅其中也。大鼠一重七斤。小鼠約二斗。鄉人印綬初聞而未信。嘗親問其船主云然。意者天恐風折於揚帆時。致誤民命。故擊之耶。

嘗記正統十年。予家祖園新竹二本。皆自數節以上分兩岐。交翠可愛。家僕俟其老。斫而芟去旁枝。用以

又取薀草飼豬。景泰二年。新居後園。黃瓜一蔓生五條。結蒂與脫花處。分張爲五。瓜之背。則相連附。園丁採入。衆玩一過。兒童擘而食之。後仕于朝。有以瑞竹瑞瓜圖求題詠者。閱之。則皆予家所嘗有也。況它竹之瑞一本。予家並生二本。它瓜僅二三。又非連理。予家五瓜連理。不尤瑞乎。使當時長老父兄有造言喜事者。諂諛歸之府縣。誇豔歸之家庭。動衆傷財。其爲不靖多矣。惟其悃愊無華。故人之所謂祥瑞。一切不知動其心。惟不知動其心。故驕侈不形。而災害不作。可以保其家於悠久也。傳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斯之謂歟。

左氏、莊周、屈原、司馬遷。此四人豪傑之士也。觀其文章。各自成一家。不事蹈襲。可見矣。史遷纂述歷代事跡。其勢不能不襲。若左、莊、屈三人。千言萬語。未嘗犯六經中一句。宋南渡後。學者無程朱緒餘。則做不成文字。而於數子亦往往妄加貶議。可笑也。先儒謂左氏浮夸。莊周荒唐。屈原懟怨。此公論也。謂莊周爲邪說而闢之。亦公論也。若左氏春秋傳。自是天地間一種好文字。而或者以其爲巧言。豈不過哉。爲此言者。正猶貧人喫齋。以文其貧。舍曰珍羞品味。力不能辦。而必謂其腥羶不堪食。矯謬孰甚焉。

南京諸衞。官有廨宇。軍有營房。皆洪武中之所經畫。今雖間有頹廢。而其規址尚存。北京自永樂十九年營建告成。鑾輿不復南矣。至宏治元年。閱六十八年。而軍衞居址。尚有未立者。彼固不能陳乞建立。而上司亦未之念及也。是年襄城馬公文升掌都察院事。奏毀天下淫祠。予嘗建白。欲以城中私創庵院置衞。則財不煩官。力不勞下。其功易成。事寢不行。吾崑山知縣楊子器、毀城市鄉村庵院神祠。約百餘

所以其材修理學校倉廩公館社學樓橋等事。一時完美。又給發餘材太倉鎮海二衞。凡所頹廢。率與興舉。軍民至今德之。使當路有子器其人。則國家之廢事以舉。官府之缺典以完。又何難哉。

予觀政工部時。葉文莊公爲禮部侍郎。嘗欲取吾崑元末國初以來諸公文集。擇其可傳者。或詩或文。人不出十篇。名曰崑山片玉。以傳。命予採集之。若郭翼義仲林外野言。殷奎孝章強齋集。袁華子英耕學稿。易恒久成泗園集。呂誠敬夫來鶴軒集。朱德潤澤民存復齋稿。偶桓武孟江雨軒詩。林鍾仲鏞松谷集。沈丙南叔白雲集。馬麐公振淞南漁唱。屈昉李明寓庵集。王賓之深瑞菊堂集。鄭文康時乂平橋稿之類。不久。予除南京吏部主事。恐致遺失。俱以送還鄉先輩之美。竟泯泯矣。可勝嘆哉。

遜志齋集三十卷。拾遺十卷。附錄一卷。台人黃郎中世顯、謝侍講鳴治所輯。今刻在寧海縣。其二十八卷內。勉學詩二十四章。本蘇士陳謙子平所作。誤入方集耳。子平元末人。張士誠兵至吳。有突入其室者。脅其兄訓使拜。不屈。刃其胷。子平以身翼蔽。幷遇害。平生著述甚富。兵後散亡。獨所著易解詁二卷。及古今詩數十篇。傳于世。正統間。吾崑山所刻養蒙大訓。收其詩。予幼嘗見之。京師士人徐本以道、亦嘗刻其詩印行。後有國初韓奕公望跋語。韓徐皆蘇人。

京師東廠者。掌巡邏兵校之地也。宏治癸丑五月。忽風大作。地陷約深二三丈許。廣亦如之。明時坊白晝間二人入巡警鋪。久不出。管鋪者疑之。推戶入視。但見衣二領委壁下。衣旁各有積血。而不見其人。六月六日。通州東門外訛言寇至。男婦奔走入城。跋涉水潦。多溺死者。今日聞馬進士慶云。

晦庵先生家墳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爲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朝廷念其有功於世。求訪其子孫。於是九世孫梃徵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主祀。公文未至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適中其言。

崑城夏氏、與處州衞一指揮爲親舊。指揮聞夏氏有淑女。求爲子婦。數年未成。後求之益力。家人皆許之。女之祖獨不許。因會客。以骨牌爲酒令。祖設難成之計。謂求婚者云。蒲牌若得天地人和四色皆全。卽與成婚。一拈而四色不爽。衆驚異。遂許之。太倉曹用文、查用純、素友善。適其姿各有娠。一日會飲。戲以骰子爲卜。云使吾二人一擲而六子皆紅。必一男一女。當爲婚姻。一擲並如其卜。既而查生男。曹生女。查以子贅曹爲壻云。此二事相類特甚。蓋亦非偶然也。

江西山水之區。多產蛟。蛟出山必裂。水必暴湧。蛟乘水而下。必有浮菹擁之。蛟昂首其上。近水居民。聞蛟出。多往觀之。或投香紙。或投紅綃。若爲之慶賀者然云。蛟狀大率似龍。但蛟能害及人畜。龍則不然。龍能飛。且變化不測。蛟則不能也。

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太學生敖陶孫賦詩于三元樓上。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羣小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終天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世孫。陶孫方書于樓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存。陶孫知詩必爲韓所廉得。捕者將至。急更行酒者衣。持煖酒具下樓。捕者與交臂問以敖上舍在否。敖對以若問太學秀才耶。飲方酣。陶孫亟亡命歸走閩。後登

乙丑第。此出杭志紀遺。陶孫字器之。宋慶元五年。曾從龍榜進士。奉議郎。泉州僉判。其名銜僅見崑山志進士題名中。而不知其何如人。觀此。則其爲人可知矣。

宋神宗問呂惠卿何草不庶。獨蔗從庶。何也。惠卿曰。凡草種之則正生。甘蔗種之則旁生。上喜之。按六書有諧聲。蔗庶聲。庶古遮字。非會意也。若蔗以旁生從庶。則鷓鴣、蟅蟲。亦旁生耶。聞本朝天順間。睿皇欲除某爲翰林學士。以翰林已有三員。疑其過多。兵部尚書陳汝言適侍側。叩頭云。唐朝學士十八人。聖朝三四人。何多。上喜之。遂決。蓋唐之十八人。太宗爲太子時。私引文學之士。以爲馮翼。非以學士名官也。學士美官。其濫如此。可乎。小人之率爾妄對。類如此。

中吳紀聞六卷。每卷首題云崑山龔明之。前有明之淳熙元年自序。後有至正二十五年。吾崑盧公武記。得書來歷。及校正增補大略。且云。非區區留意郡志。此書將泯沒而無聞矣。宏治初。崑令楊子器翻刻印行。攷之宜德崑山志。不載此人。近檢公武蘇州府志。具明之孝行甚詳。蓋公武之志人物。間有略其邑里者。崑山志孝友類載馬友直、周津、曹椿年。皆本之郡志。而明之獨遺之。其以是歟。

米南宮以書畫名一時。其文章不多見。家藏故紙中。有露觔烈女碑文一通。辭亦清古。今維揚新志已收入。茲不錄。錄其贊云。王化煥猗。盛江漢。叔運煽猗。人倫亂。一德彥猗。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質善。楚澤緬猗。雲木偃。煒斯囝猗。日星建。此贊每句二韻。亦新奇。囝與繭音同。閩人呼其子云然。古韻書無之。蓋後世方言耳。昔劉夢得以餷字不經見詩中。輒不敢用。囝惟顧況有詩。陸放翁亦有阿囝略如郎罷意之

句。然用之閩越。似亦無害。江淮之俗。故所未聞也。而施之刻石之文。何耶。

本朝文武衙門印章。一品二品用銀。三品至九品用銅。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惟御史印比他七品衙門印特小。且用鐵鑄。篆文皆九疊。諸司官衙有使字者。司名印文亦然。惟按察使官衙有使字。而司名印文無之。此所未喻也。軍衛千戶所有中左右前後之別。而所統十百戶印文。但云某衛某千戶所百戶印。十印皆同。不免有那移詐僞之弊。若於百戶上添第一第二等字。則無弊矣。

魏文靖公驥、爲南京禮部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去。邏者廉知爲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費用一紙裹餘尙在也。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此吏。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提督徐州倉糧太監韋通、嘗於桓山寺鑿井。深數丈。聞鍤下有聲鏗然。得獨輪銅車一具。其色綠如瓜皮。通命磨洗。視之。上有識文云。陸機造。重三十鈞。推之輪轉而可行。遂進於朝。時憲宗方好古器物。得之甚喜。受賞頗多。成化乙巳歲也。

邱閣老世史正綱。唐德宗興元元年。書始賜有功將士以功臣名號。其目云。所謂奉天定難功臣是也。然其所謂奉天者。以地言也。後世遂襲之以爲奉天命。失初意矣。今按五代及宋元。固皆襲唐號。若本朝功臣勳階。雖有奉天翊衛等字。然朝廷正殿正門。皆名奉天。凡詔赦及封贈文武官誥勅起語。皆曰奉天承運。其主意正謂天子奉承天命以治天下。故事必稱天。非襲唐奉天之名也。

宏治六年癸丑十二月三日之夕。南京雷電交作。次日大雪。自是雪雨連陰。浹月始晴。考之周密野語。記元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未時。電光繼以大雷雪下如傾。是年二月三日春分。又記客云。春秋魯隱公九年二月。卽今之正月。三國吳主孫亮太平二年二月。晉安帝元興三年正月。皆有雷雪之異。義熙以前。云皆未改。至元庚寅。密所親見也。然皆在正二月。今癸丑十二月六日大寒二十一日才立春。尤異也。

北方有蟲名蚰蜒。狀類蜈蚣而細。好入人耳。聞之同寮張大器云。人有蚰蜒入耳不能出。初無所苦。久之。覺腦痛。疑其入腦。甚苦之而莫能爲計也。一日將午飯。枕案而睡。適有雞肉一盤在旁。夢中忽歡噓。覺有物出鼻中。視之。乃蚰蜒在雞肉上。自此腦痛不復作矣。又同寮蘇文簡在山海關時。蚰蜒入其僕耳。文簡知雞能引出。急炒雞置其耳旁。少頃。覺有聲鏗然。乃此蟲躍出也。

熊去非嘗論孔廟諸賢位置。大意謂四配中。若復聖、宗聖、述聖三公。各有父在廡下。揆之父子之分。其心豈安。宜作寢殿。以叔梁紇爲主。配以無繇、子點、伯魚、孟孫氏。於禮爲宜。愚謂無繇、子點、伯魚三人。祀之別室。當矣。叔梁紇之爲主。亦無謂。孟孫氏非聖賢之徒。何可與此。此尤迂繆之見也。

鄉人嘗言野中夜見鬼火、神火。鬼火色青熒。不動。神火色紅。多飛越聚散不常。蓋火爲陽精。物多有之。世知木石有火而已。如龍雷皆有火。夏天久旱。則空中有流火。今謂之火殃是已。海中夜亦見火。肥貓暗中抹之。則火星迸出。壯夫梳髮亦然。積油見日亦生火、古戰場有燐火。魚鱗積地及積鹽。夜有火光。但

不發焰。此蓋腐草生螢之類也。

古人詩集中有哀輓哭悼之作。大率施於交親之厚。或企慕之深。而其情不能已者。不待人之請也。今仕者有父母之喪。輒徧求輓詩爲册。士大夫亦勉強以副其意。舉世同然也。蓋卿大夫之喪。有當爲神道碑者。有當爲墓表者。如內閣大臣三人。一人請爲神道。一人請爲葬誌。餘一人恐其以爲遺己也。則以輓詩序爲請。皆有重幣入贄。且以爲後會張本。既有詩序。則不能無詩。於是而徧求詩章以成之。亦有仕未通顯。持此歸示其鄉人。以爲平昔見重於名人。而人之愛敬其親、如此。以爲不如是。則於其親之喪。有缺然矣。於是人人務爲此舉。而不知其非所當急。甚至江南銅臭之家。與朝紳素不相識。亦必夤緣所交。投贄求輓。受其贄者。不問其人賢否。漫爾應之。銅臭者得此。不但裒册而已。或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贄而厭其求者。爲活套詩若干首。以備應付。及其印行。則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

今雲南、廣西等處土官無嗣者。妻女代職。謂之母土官。隋有譙國夫人洗氏、高涼太守馮寶妻也。其家累葉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在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後以功致封爵。此女土官事始。但夫人父家有兄。夫家有子。與今不同耳。

宏治癸丑五月。薊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民家一產五子三男。皆無首。肢體蠢動。二女臍下各有口眼。啼則上下相應。數日皆死。

唐詩大家並稱李杜。蓋自韓子已然矣。或疑太白才氣豪邁。落筆驚人。子美固已服之。又官翰林清切之

地故每親附之杜詩後人始知愛重在當時若太白蓋以尋常目之故篇章所及多不酬答今觀二公集中杜之於李或贈或寄或憶或懷或夢爲詩頗多其散見於他作如云李白斗酒詩百篇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之類褒譽親厚之意不一而足及觀李之於杜惟沙邱城之寄魯郡東石門之送飯顆山之逢僅三章而已況沙邱石門略無褒譽親厚之詞而飯顆山前之作又涉譏謔此固不得不起後人之疑也嘗聞鄉老沈居竹云飯顆山天下本無此名白以甫窮餓寓言譏之未知然否

病霍亂者濃煎香薷湯冷飲之或掘地爲坎汲井水於中取飲之亦可最忌飲熱湯熱米湯者必死

詩兼美刺寓勸懲先王之教也故有矢詩之典有采詩之官蓋將以知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民生之休戚以求有補於治未聞以詩而致禍者自後世教化不明邪佞希旨在上者懷猜忌之心在左右者肆讒賊之口於是乎詩禍作矣唐以詩賦取士故詩學之盛莫過於唐然當時詩人往往以國事入詠而朝廷亦不之禁可謂寬大矣但尊者之失亦所當諱而彼皆昧之何耶姑以易見者言之如三郎沈醉打毬回虢國夫人承主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何美事而形之詠歌固已顯其君上之失矣至若薛王沈醉壽王醒之句雖前人嘗辯薛王蚤薨未嘗與貴妃同宴龍池然壽王之醒觸犯忌諱尤非臣子所忍言者使猜忌之君觀之寧不槩以賢人君子之爲詩皆敢於攻發君上陰私者耶故一有讒譖皆信之不疑而傷害隨之矣予嘗謂後世詩禍實唐人有以貽之也

甲寅六月六日。蘇州衙印紐熱。炙手不可握。吏以告衙官。各親手握之。始信。乃以布裹而用之。亦可異也。

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於季布、欒何、袁盎、張騫、衞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張騫贊。卽史記大宛傳後。）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耶。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安得謂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宏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勦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何耶。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在齊威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敍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此出齊東野語。常見元吳文正公、本朝王忠文公、讀史記伯夷傳。疑其不倫。皆有所更定。竊歎服前賢讀書精察如此。近見此語。又以歎公謹識見之明。雖前代深於史學者。亦未之覺也。因記之。與讀史者共焉。

井觀瑣言

鄭瑗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今獻彙言寶顏堂祕笈及唐宋叢書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今獻唐宋皆不完本寶顏學海皆三卷本寶顏本較佳故據以排印

井觀瑣言卷之一

閩南鄭　瑗撰

鄭子讀書。間有絲髮之見。輒索筆錄而藏之。自志其陋。因不復加纂。次取韓子原道之語。題曰井觀瑣言。將就有道而取裁焉。夫坐井而觀天。謂非全天可也。謂非天不可也。然則余言雖淺。亦焉敢背道而妄肆其喙哉。

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尙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奧古。而尙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泰誓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其他與今文複出者。却艱深何也。趙岐杜預韋昭賈逵鄭康成馬融服虔輩。皆博洽之儒。不應皆不之見也。又今文原有二十八篇。何故孔壁都無一篇亡失。誠不可曉。劉歆移書大常博士曰。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蓋古文書在漢不列學官。歆雖尊信。亦但以爲愈於野而已。予嘗論書與孝經。皆有孔壁古文。皆有安國作傳。而古文書至東晉梅賾始顯。古文孝經。至隋劉炫始顯。皆沉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眞孔壁所藏之舊矣。

尙書辭語聱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奧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其文體又自循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時諫諍之辭。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

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定王使單平公對衛莊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誄孔子辭。其文便佶屈。如書體禮記文。不亦艱深至載衛孔悝鼎銘便佶屈。凡古器物諸欵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辭。及觀書秦誓文。便自奧古。至漢齊王閎、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尙用此體。他文却不然。如今人作文辭。自是一樣。語錄之類。自是一樣。官府行移。又自是一樣。不容紊雜。余嘗疑孟子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亦是用其語。

歐陽文紆徐曲折。偃仰可觀。最耐咀嚼。荊公文亦高古。意見超卓。所乏者雍容整暇氣象爾。曾子固文敦厚凝重。如秦碑漢鼎。老蘇一擊一刺。皆有法度。東坡胡擊亂刺。自不出乎法度。

史記序篇。多用四言韻語。班史因之。范史無序篇。故每篇論斷之外。別有四言贊。小司馬作史記索隱。乃倣范史而補其贊。不亦贅哉。

史記遊俠傳曰。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觀是數語。太史公淺陋大率如此。然漢儒自董賈之外。多是此等見識。史記奇崛處多出戰國策。淺俚處多是褚少孫所補。後人輒以咎子長亦失考之過。

古史謂莊子讓王盜跖說劍諸篇。皆後人攙入者。今考其文字體製信然。如盜跖之文。非惟不類先秦文。亦不類西漢人文字。然自太史公以前卽有之。則有不可曉者。嘗觀其前如馬蹄胠篋諸篇。文意亦凡近。視逍遙遊太宗師諸篇。殊不相侔。竊意但其內七篇。是莊氏本書。其外雜等二十六篇。或是其徒所述。因

以附之。然無可質據。未敢以爲然也。大抵莊列書非一手所爲。而列子尤雜。仲舒本原處勝賈生。賈生用處却勝似仲舒。揚雄韓愈。體用俱欠。王通有體有用。但粗淺耳。董賈之言。却是從胸中流出。韓子力追古作。雖費力而不甚覺。揚氏法言王氏中說。所謂刻木爲鵠者也。韓平淮西碑。惟敍憲宗命將遣師處。是學尚書舜命九官文法。其餘敍事不襲書體。而森嚴可法。其詩亦自成一家。不規規於蹈襲風雅。必如是然後可謂善學古。作元和聖德詩亦自是。其五七言諸體氣象。如淚落入俎。通達今古等語。殊拙鄆州溪堂詩。音格頗古。

國朝宋潛溪文。工於擬古。燕書四十篇。比龍門子蘿山雜言頗勝。誠意伯詩詞好。文亦簡健。藏機蓄謀。如其爲人。所著郁離子。見識亦高。非龍門子之比。蘇平仲用意大苦。遣辭太繁縟。不可法。王子充文精密。但氣弱。方希直志高氣銳。而辭鋒浩然。足以發之。故其文奇峻有光燄。眞近世豪傑之士。楊東里文典則。無浮泛之病。雜錄敍事。極平穩不費力。梁用之豐贍委曲。亦當代一作家。曾子啓詩佳處不減崑體。李布政昌祺人多稱其剛毅不撓。嘗觀其所著運甓詩稿。大抵浮豔不逞。不類莊人雅士所爲。所謂悵也慾焉得剛者也。

宋之得統。在太宗平太原之歲。此四明陳子經本晦翁語錄而書未易輕變也。遼金之始。夷狄也。秉史筆者。當以匈奴突厥之例待之。其君書名書死。而附見其年號於君死之下。使後有考證。宋室南渡。金據中原。則進金比於劉石苻姚。書主書卒。分註其年於宋統之下。西夏小夷。亦當黜其年而附見之。元初起亦

以遼金初例既滅金。則亦進之如金之例。祥興既亡。然後帝之可也。或欲始終黜元如王莽武曌則已甚矣。使光武不中興。中宗不復辟。君子豈能終抑莽曌於分註邪。觀秦始隋煬可見。嗚呼。是豈得已也哉。古史家凡閨門醜惡之事。人所羞稱而厭聞者。莫不備著。如左傳載衞宣公齊襄公等事。史記漢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皆是。蓋使人知爲不善於幽闇之中。而不能掩萬世之直筆。如此庶乎知所戒矣。仲尼刪詩。墻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皆存而不削。而楊龜山所謂載衞爲狄所滅之因是也。南北史臣。亦識此意。下至金史。猶備載海陵煬王淫亂之事。腥穢雜揉。莫甚於元。而元史一切隱諱不錄。亦是一病。至於紀傳表志。但篇首作序。而每人不加論斷。蓋曰著其事實。以俟後世之公論耳。此爲能脫因襲之弊。可爲後世修史之法。

孟子說道理。明白正大。但比孔門。猶失之粗。荀子言語。暗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孟子是從大路上行。荀卿是從旁蹊曲徑裏尋路頭。

世儒非孟子者。大意謂周王尚在。孟子不當勉諸侯以王業。辨之者不過謂當時天命已改。雖代王革命無傷也。是故然矣。然當時諸侯已皆自稱王。孟子不過勉之行仁義以救民。天下自悅而歸之。使衰周未亡。則亦因而存之。令從杞宋之列耳。初未嘗勸之伐周而黜顯王也。庸何傷哉。

朱子謂張子韶解中庸。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極意推之。不問至於何所。與可行不可行也。今世說經。皆坐此病。

左傳法度森嚴。辭氣古雅。而整暇不迫。馬遷才豪。故敍事無倫理。又雜以俚語。不可爲訓。魏其武安等傳。乃太史公所親見。故敍其爭搆之事最詳。

宋潛溪該博羣書。才氣汪洋不竭。學者靡然尚之。但於吾儒性命之學不甚理會。却好去理會異教。然亦只得其言語皮膚之末。雖平日著書立言。自任不爲不重。終是泛博。其文亦多浮辭勝理。所著龍門子。尤鄙拙亂道。爲蘇平仲作文集序。譏近世爲文者。合喙比聲。不能稍自凌厲以震蕩人之耳目。此是其本趣發見處。故凡其所作。大抵只是欲凌厲以震蕩人耳目而已。

各處方言。亦有暗合古韻者。亦有暗合字義者。如吾鄉謂來曰釐。謂毛曰膜。此暗合古韻者。謂日曬曰曝。謂雨淋曰沃。此暗合字義者。

宋史筆斷依阿。全無發明。劉氏宋論勝之。然有不厭人心者。如論太宗之事。而援其不踰年改元。爲戕其兄之證。且謂名其年曰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曰興國。言創業由我也。夫年號或出臣下所議定。未必太宗自製。藉令果出太宗。則既親行弒逆。掩諱文飾之不暇矣。又名其年以陰播其事於天下。豈人情哉。論歐陽公濮議。謂其久參大政。覬覦相位。而爲是迎合之計。嘗觀前輩謂濮議初不出於公。而臺諫有言。公獨力辯。故議者指公爲主議之人。公未嘗辨。唯曰今人以濮議爲非。使我獨當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爲是而獨稱我。則我宜愧於二公。公又自撰濮議四卷。悉記當時議論本末甚詳。其序文至以夷齊自許。則歐公於此議。蓋執之終身。初非爲覬覦相位而發明矣。又王介甫之立新法。蓋自其未

得志時。爲兼幷之詩。已歎利柄倒持。與俗吏之不知方。俗儒之不知變。及其得志。乃專以操利權抑兼幷爲先務。其意以爲不如是。不可致唐虞三代之治。故行之不遺餘力。然其心術之偏。有悖戾自用。故卒至於敗壞天下。而績用弗成也。今謂其措意專爲破遼復故疆而設。則恐非事實矣。朱子云。介甫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此論最公。學者考之。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獻寶鑑。張丞相九齡獨述興廢之源爲千秋金鑑錄上之。竊意其書必備述前世人主仁暴奢儉明昏之實。及任用忠邪賢否之故。雖文字之體未必雅純。然必深切著明。足爲百代人主之明鑑也。惜其書不可見。而今曲江所刻本。乃庸瑣誕妄。全類淫巫瞽史之說。蓋自古僞書。未有陋於此者。或者猶喜談而樂道之。以爲公預知安史之變。何異兒童之見。

前漢書。凡史記所已具者。皆仍其辭而不變。但稍刪潤其重複而已。此班氏信而好古。不喜立異處。可以爲萬世法。老蘇乃謂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則非也。至司馬遷揚雄二傳。亦仍其自序之文而曲記其世系之詳。則過矣。貨殖傳仍敍范蠡子贛至巴寡婦清。名書曰漢而泛及異代之事。非例也。古今人表亦不宜作。

綱目書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蓋欲其遣質子而權不遣也。尹起莘發明乃謂操負多罪。乃欲越江漢而責人。所謂有諸己而欲非諸人者。此似不考文義之過。其引春秋公及齊侯平莒及郠莒人不肯爲比。然宣公平莒及郠。欲釋二國之搆怨。操責任之。欲求成於權耳。亦非比例。南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

主義符而弒之。及文帝立。能正其弒逆之戮。而不德其迎立之私。宜書討誅以明帝心。綱目乃誤書討殺伊氏。求其說而不得。乃謂宋主下詔。暴其殺二王之罪而不正其大逆之謀。使羨之等。罪止於殺二王。則討而殺之足矣。予按宋書元嘉三年之詔首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又云羨之等實受顧託。任同負圖。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君闕忠貞之効。逞其悖心。不畏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酖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如此而謂不正其大逆之謀可乎。大抵不考本末。輕於立論。而欲得書法之意見。是非之實難矣。

尹氏發明學胡氏春秋傳。劉友益綱目書法。學公羊穀梁傳書法。文甚峻潔似勝發明。但有因本文之誤而曲爲之說者。如東晉晉王保故將陳安降漢。先是漢改號趙矣。此猶書漢誤也。考之提要。漢正作趙。初無他義。書法謂書漢。所以志仇國而爲安惜。唐永王璘反。肅宗命高適討之。其書上皇遣誤也。書法謂不以肅宗主之。所以著自反不縮之戒。皆鑿也。又唐諸臣狄仁傑郭子儀李光弼等。有卒書謚者亦誤也。又皆各爲之說。可謂求索之過。蓋綱目簡帙浩繁。朱子僅成書而未及修改。故其大義雖明。而其間容有未備者。如帝或書上弒。或書殺卒。或書薨之類。可見不必曲爲之辭。

胡粹中元史續編。又下於陳樫續編。德祐北遷。閩廣繼立。宋之統緒。猶未絕也。乃遽抑景炎祥興之年於分書。非綱目書蜀漢東晉之例矣。開卷繆亂如此。何以繼紫陽筆削之旨哉。

綱目書齊主游南苑。殺其從官六十人。據北史從官自竭死耳。尹氏發明曰。雖非以刃兵殺之。是亦以竭死殺之。此孟子殺人所謂以政者也。劉氏書法亦本其說。徐昭文考證。謂當從史書從官竭死。且譏尹氏

附會其說以求合所誤之文。愚謂徐說固甚直截。然綱目無書暍死之例。其文當分註於齊主游南苑之下。以從謹嚴之體。

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按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答績書有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與元經以定眞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又云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云云。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績乃文中子之弟。而叔達又親及門者也。文中子果不誣矣。但史失其傳。其書亦出後人所增益。張大牽合傅會。痕跡宛然。在唐時已不甚爲人所尊仰。故韓柳諸賢俱無稱述。或謂卽宋阮逸僞作亦非。李翺答王載言書云。理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王氏中說是也。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則中說之傳久矣。然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分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云阮氏本與龔氏本文各不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由是觀之。則逸或不能無增損於其間。以啓後人之疑也。

汲冢周書甚駁雜。恐非先秦書。意東漢魏晉間詭士所作。反勦禮記史記羣書以文之。文義古雅者。僅有祭公解等一二篇。

唐儒如李習之亦不易得。其答侯高書。雖未免自許太高。然深拒其適時行道之說。自謂決不肯廢道而取容。持論甚正。可謂不失己矣。此所以能面斥宰相過失也。其幽懷賦鄙。時人以嗟老羞卑爲務。而無能以神堯郡縣爲意。感慨憤切。庶幾可與建功業者。史稱其性峭鯁。議論無所屈。非虛美矣。

井觀瑣言卷之二

讀朱子書渾是平穩正當道理學者方是着實下手處餘人之文卑者只是理會微文碎義高者大抵張皇捉摸使人驚眩無所從入

孝經天經地義章其本文云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故朱子定爲釋以順天下之傳而吳草廬章句更爲釋教之所由生君子之教以孝章本文云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故朱子定爲釋至得以順天下之傳吳氏因之是矣教民親愛章本文只結之曰此之謂要道朱子定爲釋要道之傳又何疑哉而吳氏以爲兼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愚謂吳氏誠有功於孝經但不若朱子之行其所無事矣

東坡勝相院記云治其說者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混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頗說盡近世禪學自欺欺人之情狀然蘇公終身陷溺其中而不自覺其說道理亦未免蹈此病目捷之論信哉

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註以爲楚沈諸梁按此文今見汲冢周書祭公解蓋祭公謀父疾革時告穆王之言故曰顧命葉當是祭字以字形相似而誤

宋景文公筆記曰。古者牛惟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曰。牛嫁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吾宗夾漈先生亦云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用於耕。否則用以祭祀而已。又否則如田單縱火。齊王覺鐘而已。以牛爲耕。秦漢以上未聞也。按孔門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耕亦字子牛。而古犁字亦從牛。故上虞李衍謂牛耕不始於漢。予意牛耕之利。古亦有之。但不如後世之廣耳。或曰農耕既獲以牛服箱。又草人糞壤辟剛用牛。耕之字牛義取諸此。未知是否。

柳子厚貞符劾司馬長卿封禪書體也。然長卿之諛。不如子厚之正。子厚答問。劾東方曼倩答客難體也。然子厚之懟。不如曼倩之安。

汲郡城北有比干墓。偃師縣西北亦有比干墓。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予觀其文奇峻勻麗。與三代鐘鼎彝敦諸款識不類。辭語亦不似魏晉以前文字。其出於後世無疑。歐公集古錄。不收此文。其鑒別精矣。不宜與石鼓詛楚文並刻。

朱子謂史記疑當時不曾得剛改脫藁。今考之信然。如吳起傳。魯人或惡吳起。其中曰起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夫魯人惡起於其君。即不應面稱魯君。或曰。是蓋魯人私惡起而魯君聞之耳。政使如此。則魯人自言。亦不應泛稱之魯事魯君也。此等處亦多是其未曾修改之驗。郭解傳始言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中間複出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八字。酈生傳始述生入見沛公之事矣。及朱建傳。復云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云云。而所記各異。此疑太史公以

所聞不同而幷著之。如國語所記勾踐滅吳。戰國策所記中山陰姬之事耳。然彼雜書旁搜泛採。自不相妨。此參合衆說欖括爲傳。不當彼此互異其辭。疑褚先生或後人所附益。則不可知。

平陽史氏伯璿。亦近代博考精思之士。然揣摩太甚。反成傅會。所著管窺外編。其持論多無一定之見。如論天地。既謂天屬氣。地屬形。形實氣虛。氣能載形。虛能載實。而主邵子有限無涯之說矣。復謂天亦有非虛非實之體以範圍之內爲勁氣所充。上爲三光所麗。既主朱子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之言。而謂天包水。水載地。地浮於水上矣。復疑地不免有隨氣與水而動之患。必不能久浮而不沉。而謂南樞入地處必有所根着。與天體相貫通。論月食既疑先儒月爲日中暗處所射之說。而主張衡暗虛之說。以爲暗虛只是大地之影矣。復疑影當倍形。如此則月光常爲地影所蔽。失光之時必多。而謂對日之衝與太陽遠處。往往自有幽暗之象在焉。既謂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外。而月常受之以爲明。是本沈括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之言矣。復謂月與星皆是有光。但月體半光半晦。月常面日。如臣主敬君。此其光所以有盈虧之異。論置閏既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矣。復謂置閏之年。其餘分未必無餘。而不可有所欠。論日月之運。既主橫渠天與日月皆左旋之說。而謂日月與天同運。但不及其健。則漸退而反右矣。復自背其說。而有二人同行之喻。謂歷家右轉之說。自有源流。未可以先儒所學之大而小之。凡此等處。屢言屢變。乍彼乍此。進退皆無所據。其曰天有範圍。地有根着。則近於無稽之妄談。而淪於小智之私矣。臣敬君與二人同行之譬。尤爲不達事理。大

抵天地日月之理。雖亦格物窮理者所當理會。然既未可目擊。難以遙度。則不如姑以先儒所以言者爲據。暫且放過。而於天理人事之切近者。致詳焉可也。苟於此用心大過。則牴牾愈多。且終不能以豁然而無疑也。

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册所用。民俗所用二項。爲言極好。蔡九峰陳定宇諸儒。偏主一說。各有所礙。終不可通。張氏此說。足爲前輩解紛疑得事理之實。然朱子答吳晦叔書已嘗曰。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則張說亦有所本。

孝經三才聖治事君章。本竊左傳子大叔北宮文子上眞子李文子之言。而或者反謂傳者竊經。爾雅如切如磋等云。本竊禮記大學之文。而或者反謂記者采爾雅之辭。論法經天緯地曰文等云。本竊左傳成鱄之言。而或者反謂成鱄倣論法之體。鶡冠子貪夫殉財等云。本竊賈誼鵩賦之詞。而或者反謂誼賦盡出鶡冠子。子華子今世之人一段。本竊韓文柳子厚墓志之意。而或者反謂退之此文出子華子。世儒知有古近而不知有僞眞。類如此。可發一笑。

揚子雲擬論語作法言。未須論其意義深淺。但考其辭語。亦足見其故爲險艱。痕跡不可掩矣。論語無意爲文。而自粲然成文。故不厭語助字之多。如女得人焉耳乎六字爲一句。而助字處其半。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十五字爲二句。而助字處其九。而法言乖離諸子。圖徼蠢迪檢押弸中彪外雉噫等語。至不可屬讀。論語云。請問其目。而法言但云請條。論語。或問子產問子西問管仲三問字。繁而不相

自是文理當如此。而法言中或問霍光王翦竇嬰灌夫聶政荊軻。但曰霍曰翦曰竇灌曰政也軻也。豈復成文理哉。此類不可勝數。識者觀之不獨大玄可覆瓿矣。其言曰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其意以爲聖經亦只是欲使人難知耳。殊不知聖經明白易簡。初豈有意爲艱深之辭哉。其不易解者。特古今文體有不同耳。雄說陋矣。

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倥倥能語。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

韓昌黎與歐陽六一皆以文衞道者。其事跡亦頗相類。故韓之知己有裴度。而歐之知己有富韓。與韓並稱。有柳子厚。與歐並稱。有蘇子瞻。又如韓有孟東野。而歐有梅聖俞。韓有文暢高閒大顛。而歐有惟儼秘演惠勤。韓有樊宗師李翺張籍皇甫湜賈閬仙。而歐有尹師魯石介謝絳蘇子美石曼卿。恰恰相當。此亦奇也。

歐公謂晉無文章。惟歸去來辭。東坡亦謂唐無文章。惟盤谷序。予謂歐公固不易之論。坡老之言則有未諭者。唐諸家文姑勿論。只以昌黎文觀之。亦未必都無一篇可比盤谷序也。金儒王從之嘗病歸去來辭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謂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韓愈。似不相識。其言亦有理。

屈原遠遊曰。羨韓衆之得一。一本衆作終。史記始皇本紀云。始皇使韓衆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藥。又云韓衆去不報。是果一韓衆歟。則信能長生不死矣。予意衆蓋古之仙者。本紀所載。必迂悾之士。因始皇好

神仙。而假托其名以肆欺誕耳。未必屈原所指之韓衆也。若列仙傳載韓衆乘白鹿。從玉女。則意好事者所傳會。不足爲据。

宣和博古圖。成於宋道君朝。王黼輩之手。凡銘識有乙辛癸巳等字者。皆定以爲商器。其無銘識者。亦強指爲商周物。其戛舟總說云。國家積德。百年之後。講明禮樂。收攬前代遺製。而範金之堅。多出於僻陋潛壤之奥者。四方來上。如鐘鼎尊壺之類。動以百數。予謂以道君之好佞文。而重以蔡京王黼童貫朱勔等之巧求曲餤以恣媚其君。受命鎭國二寶。尙不難於假托撰造。況其他乎。然則四方所上。固難盡信矣。且古人觶觚尊罍簠簋之類。雜用陶梓。未必皆範銅爲之也。其的然可信者。如齊侯鐘晉姜鼎宰辟父敦等器。款紋形製。字畫辭義。皆非後世所能爲者則非誣也。

揚雄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劉後村謂雄語本呂覽一龍一蛇。與時俱化之語。予謂雄語蓋本繫辭云。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然美新仕莽。犬羊之可羈耳。龍蛇固如是乎。投閣幾死。尙爲得存身之道哉。

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其末皆云如律令。李善註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呂延濟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二說小異。然大槩皆近之。今道家符咒類言急急如律令。蓋竊此語。李濟翁資暇錄。乃謂令讀爲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故云如此鬼之疾速。其說恠誕不足信。

綱目分註。記南漢宦官之橫云。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

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大抵皆宦者也。王行卿集覽解自宮。引呂刑官辟爲據。云已自割勢求爲宦官也。近時陳伯載作正誤。乃破其說。謂自宮以求進用。非求爲宦官也。予按通鑑自宮求進者。下云亦有免死而宮者。又按齊桓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管仲以爲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今分註先言羣臣皆下蠶室。後言宦者近二萬人。則集覽之說是矣。而伯載非之何也。自宮求進。猶范曄言腐身熏子以自衒達云爾。

今人以干求請託爲鑽。班孟堅賓戲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周翰註。鑽者取必入之義。如以鐵鑽之也。今人以見陵於人爲欺負。漢書韓延壽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此鑽與欺負語所本。

尚書之辭有極難曉者。鳩僝功呂由靈之類。有極易曉者。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類。有極繁者。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有極簡者。如初如西禮之類。有對語者。番番良士。佸佸勇夫。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之類。有參差不對者。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類。

今人呼酌酒器爲壺瓶。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胡餅。史炤通鑑釋文以爲汲水器。胡三省辨誤曰。胡餅蓋酒器。非汲水器也。餅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酬者。亦曰胡餅。然則壺字正當作胡耳。

史炤釋通鑑多謬。天台胡三省辯誤。多所考正。遠勝諸家之註。然頗有引證欠明備者。如晉太和四年。郗超言頓兵河濟。史氏云。河濟皆出王屋山固疎。胡氏乃謂河出積石。濟出王屋。此河濟之發源。夫積石河

之見處。非其發源也。唐貞元元年。盧杞遇赦量移。長史陳京趙需等爭之。德宗大怒。左右辟易。京顧曰。趙需等勿退。史以京顧爲人姓名。譏其不識文理是矣。予按柳子厚撰秘書少監陳京行狀云。上將復前爲相者。公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感恫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唐史蓋因此文。炤之謬益彰矣。太中二年。王皡曰。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史以厭爲厭魅。胡云厭代謂升遐言厭薄人世是也。然厭世字本出莊子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之文。唐避太宗諱。改世爲代。而胡不明言其故。又漢黃瓊上疏曰。陛下不加清徹。審別眞僞。清徹本出楚辭。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徹其然否。胡亦失於引證。孫權上書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操曰。是兒欲踞吾着爐火上邪。此蓋操知權尊己。非出於誠。特欲嗾己速成篡計。使諸雄得指以爲辭。故云踞吾着爐火上。若曰速吾禍敗云爾。胡乃云。漢以火德王。權欲使操加其上。似無此意。北齊王高緯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賜死本曷死之誤。胡以淫刑以逞釋之。唐李泌請以書約回紇每使來不過二千人。印馬不過千匹。按唐書本作市馬。謂與回紇互市之馬也。通鑑市誤作印。胡引六典諸監馬印爲說。亦失考也。寶歷初。牛僧孺出鎮武昌。過襄陽。襄陽帥柳公綽戎服出候曰。奇章公甫離台席。重之所以尊朝廷也。胡註牛弘相隋。封奇章公。僧孺其裔孫。故唐人以稱之。予按唐書僧孺在敬宗初嘗進封奇章郡公。今武昌有奇章閣奇章亭。皆爲僧孺而名。非特以牛弘之裔稱奇章公也。此其欠明備處。其他所釋頗多駸浮辭。如解高澄父喪起舞而曰秘喪不發。死肉未寒。忘雞斯徒跣之哀。蹤躡躧傲傲之樂之類。殊非箋解之體。

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略。李衛公問對。皆僞書也。宋戴少望作將鑑論斷。乃極稱三略通於道而適於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足戒貪之語。張良得之。用以成名。謂問對之書。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以予觀之。問對之書雖僞。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略者之手。朱子云。問對是阮逸僞作。三略純是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爲之辭。非子房反有得於此也。蓋圯橋授受之書妄矣。此與所謂素書皆其贋本耳。如曰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謂廢其威。奪其權也。皆取諸舊史而附會之。痕跡宛然可見。而戴亟稱之。無乃未之思與。或謂漢光武之詔。已引黃石公記。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語。則此書之傳亦遠矣。

元魏石刻有大代修華嶽廟碑。歐公集古錄跋尾云。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道武不許。乃仍稱魏。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謬多矣。予於史學非長。故書之以待博學君子。愚按崔浩曰。昔大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則當時雖未嘗改國稱代。然二號固嘗並稱矣。

隋李諤病當時文體輕薄。上書論之。略曰。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功。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諤誠欲變時文之陋。宜自爲渾厚爾雅之辭。今書辭駢儷淺鄙乃爾。尙何以譏病時輩爲哉。

汪克寬綱目考異。殊無補於書法。徒加支離耳。夫呂后止稱制。故猶書太后。武后已革命。故黜稱武氏。王

莽男子也故書名。武后婦人也。故書氏。綱目之權衡審矣。汪氏乃謂呂后當稱呂氏。武后當稱周皇。不達甚矣。唐中宗景龍元年。太子重俊殺武三思武崇訓。綱目書重俊起兵誅三思崇訓宜矣。汪氏却云此起兵討賊而罪人未得。但當書討。不當書誅。且分註明言殺三思崇訓於其第。汪氏曾不之考而輕於立說何哉。

井觀瑣言卷之三

大誓言.予有亂臣十人.論語以爲有婦人焉.扶風馬融因以爲文母.按文王受西伯之命.九年而崩.壽九十七.武王卽位十有三年而伐商.又六年而崩.壽九十三.文王受命時.武王當年六十四五.克商時.武王年已八十有七.文母不應尙在.然則雖徵劉氏子無臣母之說.亦可決知婦人之非文母矣.劉以邑姜當之.理或然也.然舊說以邑姜爲太公望女.亦恐未然.夫太公八十歸周.在文王爲西伯之後.豈得猶有未字之女可配武王.武王是時已幾七十矣.又豈得始納公女爲元妃哉.史記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早卒.是時孔子蓋年六十一.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計其年當在顏子之後.今魯論顏路請車時.孔子已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旣在回之前.則孔子亦當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然則孔子卒時.子思亦應不甚幼.孔叢子載子思與孔子答問之語.雖未必然.要亦難斷其必無也.按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魯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止於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也.而孔叢子載繆公薨時.子思居衞.孔叢子固不足據.然孟子亦屢言繆公之於子思.不應有誤.年表之錯明矣.宋高似孫子略國朝宋景濂諸子辨.並云子思壽六十二.魯繆公同時人.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答問之事.安得有之.予謂旣信壽六十二之說.卽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夢奠之後

矣。殊不知伯魚既先孔子而卒。則子思安得後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殊可笑也。凡傳記所記年月。如此牴牾者。不可勝計。盡信書。不如無書。信哉。

宋史諸國世家。其子孫諸臣事業可考者。各爲小傳。附本國之下。此最可法。

喪禮有復說者。以爲招魂復魄。荆楚之俗。乃以是施之生人。宋玉招魂。景差大招是也。予按韓詩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則非特楚俗然矣。

沈約宋書祭祀輿服諸儀物皆具於禮志。其序云。禮之所苞。其用匪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此說最是。諸志載及魏晉以來之事。蓋以備前史之未備。亦未爲不可。列傳頗重複。疑非盡出約手。獨符瑞志數卷。乃其所創立者。皆采諸讖緯雜書荒唐矯誣之說。蓋前史所羞爲者。約反自謂可補前史之闕。不亦陋乎。

通鑑載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予謂浩修國史。直筆自是其職。但不當刊石衢路耳。縱使以是獲罪。何至遽赤其族。太武雖暴。不應至此。綱目書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甚之也。及考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爲索虜拆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所以不蒙八議之宥者。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疏云。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九峰謂其說不經。不足信。按爾雅云。鳥鼠共穴。其鳥名鴿。其鼠名鼵。沈約鮮卑傳。亦云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今臨洮渭源縣西二十里。有鳥鼠山。俗呼青雀山。其土人親見鳥與鼠共處一穴。相親如匹偶。則孔說不誣。地志乃析爲二山云。鳥鼠山乃同穴之枝山。可謂謬矣。宋南渡後。隴西地淪於金虜。南人無得至者。故蔡氏信地志而疑孔說耳。

三禮考註。或謂非草廬書。考公年譜行狀皆不言嘗著此書。楊東里謂其編次時。與三禮敍錄不同。予按支言集周禮敍錄。但云冬官雖缺。今姑仍其舊。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今此書篇首亦載敍錄乃更之曰。冬官雖缺。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支言敍錄云。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而此書十字下。乃加五字。此蓋或者欲附會此書出於公手。故揭公敍錄。置之篇首。又從而附益之爾。且公最不信古文尚書。周官古文也。其肯據之以定周禮乎。及觀其所考次亦不能無可疑者。如春官大司樂而下。皆取而歸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職。則取而歸之司空。然觀周書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而有祈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艱圖易。民乃寧之語。又說宗伯洽神人。和上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亦云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與周書之言。實相表裏。由是觀之。則司徒豈專掌教而不及養。宗伯豈專掌禮而不及樂乎。敍錄所纂儀禮逸經。文僅存者。止五篇。

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奔喪也云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其經亡矣此書乃以大戴明堂篇補王居明堂其辭云明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此緯書野史之說曾謂禮經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補公冠雖公之意然篇中記雜周成王漢昭帝之冠辭其非古今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惡經傳之混淆豈若是其雜亂而無區別乎予嘗謂諸侯遷廟釁廟奔喪投壺四篇猶略存經之彷彿以之補經尚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補經決矣夫經之殘闕雖孟子亦但能言其略或者顧務勦拾割裂以補之不亦勞甚矣乎

凡古書簡編錯亂程朱大儒亦不敢擅爲更張但云某當作某某當在某之下某當在某之前而已惟孝經大學傳文之錯有經文可依據故朱子考而正之今此書任意移易輒云當麗於此無疑如內饗掌膳羞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乃遽取內則牛夜鳴則廁等辭以附之豈先聖闕疑闕文之意乎

宋馬令采江南李氏遺事作南唐書頗摹倣歐陽五代史然所載多詩話小說諧謔之辭殊乏史家筆削謹嚴意思其類例亦多乖舛如潘佑之忠諫而置之誅死傳彭利用之迂腐而列之俳諧傳方諸歐史無能爲役矣

南唐史盧絳仕江南至昭武節度使及金陵陷募驍勇敢死千餘由宣歙長驅入福建循海聚兵以圖興復不果而敗今句容縣東陽鎮市東有盧大王廟志云卽絳祠馬令南唐書乃云金陵旣平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龔慎儀謀奔嶺表朝廷數遣使諭旨絳乃降遂降授冀州團練使會儀慎侄潁上言求復季父

之讐。乃命斬絳於固子坡。據舊史則絳爲忠於所事而死。據馬書則絳爲讐人所訟而死。予謂絳聚兵爲唐興復。歛既降宋。則殺其守臣。乃勢所宜。然以宋藝祖追贈韓通。錄用衞融張洎事觀之。則襲頴雖爲季父訟冤。藝祖未必遽肯殺絳。句容之人。必不爲絳立祠。舊史當得其實。

凡經傳之文。有錯簡者。須有顯證。方可移易。如大學傳文。有經文可證。乃可更定。周書武成。有月日事理可推。乃可更定。後之儒者。率皆己意所便。輒欲變移經文。如王魯齋只憑漢藝文志。中庸說二篇一辭。欲析中庸爲二篇。移易其文。使各以類相從。且魯齋最不信家語。謂朱子不當據家語以正中庸。似矣。班氏漢志。獨可據以正中庸乎。況其所謂二篇者。本指其注說。非指其正文也。又據孟子以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爲周公之事。而欲移魯頌泰山巖巖保有鳧繹兩章於土田附庸之下。而以俾爾昌而熾一段。接於亦其福女之後。殊不知古人引經。只是斷章見意。不如後世之拘也。如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雖魯齋其能強爲移易以遷就其說乎。又欲以二雅中不合於正雅者。皆歸之王風。又欲以豳風七詩分入變雅。豫章熊與可。本吳材老之說。以洪範歲月日時無易等言爲四五紀疇文。歛時五福等言爲九五福疇文。雖剪截破碎。惑亂後學。然猶勉強可通。至於移惟辟作福等言爲六極疇文。於義何所取乎。凡此皆進退無據。而輕改聖經之舊。治經者所當深戒也。

東坡峻靈王廟碑。載唐代宗時有尼見上帝得八寶云。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昭靈侯廟碑。載張路斯鄭祥遠皆爲龍爭居以戰路斯九子亦化龍。皆齊東繆悠之談。眞文忠績文章正宗。此兩篇亦在所取。豈

姑以備廟碑之體歟。

新安胡廷芳周易翼傳。論五行生成之數。謂五行之生。皆不離乎中五之土以成形質。天一生水。一得五則成六。是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二得五則成七。是天七成之也。天生三木。三得五則成八。是地八成之也。地四生金。四得五則成九。是天九成之也。天五生土。五得五則成十。是地十成之也。一二三四五者。生之之序也。六七八九十者。皆因五而後得。非眞藉六七八九十之數以成之也。又云五行相克。子必爲母報仇。如土克水。水之子木。又克土。水克火。火之子土。又克水。火克金。金之子水。又克火。金克木。水之子火。又克金。木克土。土之子金。又克木。循環相克無已。今有人忘父母大讐而不報者。可以觀諸此矣。其持論甚新。然報仇之說。亦似大狹。

史中凡改姓名者。如劉更生劉歆姚元之之類。當其未改。只當著其舊名。元魏初。諸臣姓皆奇複。孝文太和中。始改拓拔氏爲元氏。拔拔氏爲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旃氏爲叔孫氏。此類甚多。至西魏恭帝初元。宇文泰廢立。乃復國姓。拓拔氏九十九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中原故家。多易賜番姓。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孝文未改姓之先。皆著其舊姓名。乃得事實。魏收魏書率書新姓。溫公通鑑從之。以就簡易。失其實矣。金幹離不兀朮等。其初亦只當書其舊名。今金史盡書後所更名。宗望宗弼之類。亦非是。陳子經續編通鑑。悉書舊名。亦爲有見。

宋史記徽宗崩於五國城。洪皓方流遁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容齋三筆云。

先忠宣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謾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盡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蟄惟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此疏疑卽史所謂操文以祭者。時朱少章弁亦羈雲中。有奉送徽宗大行文略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鄰。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後正使王倫持此文歸獻高宗。讀之感涕。今見朱子所述行狀。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菽園雜記及其他一種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